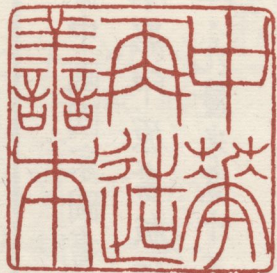


育德堂奏議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十  
二·九釐米寬十五·六釐米

育德堂奏議目錄

卷第一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輪 對劄子 三

紹熙三年十二月輪 對劄子 三

五年五月封事

七月應 詔奏狀

慶元元年二月 陛辭劄子 二

嘉泰三年八月 陛辭劄子 二

卷第二

奏議目

開禧二年十二月上 殿劄子

三年五月轉 對奏狀

繳何四十二貸命 旨揮狀

繳錢晉臣補太醫生 旨揮狀

繳吳璿知建寧府 旨揮狀

繳彭師孟小方脉 內宿 旨揮狀

繳夏允言團練使 旨揮狀

繳韓侂胄陳自强宮觀 旨揮狀

繳邢汝楫胡永年編管 旨揮狀

十一月應 詔言事狀

繳 成肅皇后喪事推賞 旨揮狀

繳 易紱鄭挺降官居住 旨揮狀

卷第三

繳 堂吏史達祖等決配 旨揮狀

中書舍人舉自代狀 許沆

應 詔舉人狀 陳孔碩 李誠之 陳武

繳 奚士遜曾臬放罷 旨揮狀

繳 監師古階官上轉行 旨揮狀

奏議目

繳 施康年官觀 旨揮狀

繳 喻珪堂除可與書行 旨揮狀

繳 王宗孟叙官 旨揮狀

嘉定元年四月請 對劄子三

繳 程錫知軍韓杞通判 旨揮狀

繳 楊舜卿贈節度使 旨揮狀

繳 沈炫改差幹官 旨揮狀

繳 閣門十年注州鈴路分 旨揮狀

繳 陳知津知湖州 旨揮狀

繳修 皇太子宮推恩 旨揮狀

繳李秉轉官 旨揮狀

繳張埏理作自陳 旨揮狀

繳林祖洽知寧國府 旨揮狀

繳看詳趙善謚元犯 旨揮狀

繳張宗尹通判臨安府 旨揮狀

### 卷第四

繳黃環放罷 旨揮狀

條具時政缺失狀

乞宣押宰執赴堂治事狀

侍從兩省官舉監司奏狀內一項

繳戴坦循一資 旨揮狀

繳趙師舜京湖制置使 旨揮狀

應 詔舉邊郡太守狀

繳楊九鼎乞終喪 不允旨揮狀

七月請 對劄子 三

刑部侍郎舉自代狀 潘震

吏部侍郎舉自代狀 王棊

應 詔舉所知狀

條具楮幣利害狀

應 詔薦郎狀 俞亨宗 留恭

應 詔條上封事

### 卷第五

繳趙師異辭知臨安府 不允詔奏

二年十一月講筵 面奏劄子 二

應 詔薦寶才狀

福建諸司乞采錄杜東狀

奏議目

四

福州便民三事狀

應 詔言事狀

十年二月再召入 對劄子 二

### 卷第六

應 詔薦邊郡將帥奏狀 李大有 陳世雄

權兵部尚書舉自代狀 張斗南

五月請 對劄子 三

廷對策 附入

上 東宮劄子 附入

白政府乞為孫應時推恩劄子 附入  
納廟堂劄子 附入



奏議目

育德堂奏議目錄

育德堂奏議卷第一

淳熙輪

對劉子一十



臣聞有高世之德必有高世之功仰惟陛下  
明有以照萬幾志有以運四海持之以恭儉達  
之以寬仁而充之以樂善無我二十六年之間  
日新而無倦聖德之盛上符帝王而非漢唐  
諸君所可望矣夫有是德斯有是功而陛下  
方慊然於大功之未立聖明之所獨見者猶  
蔽於群議之難合聖志之所獨存者猶牽於  
積習之難變此其故何也大功之成固非易事  
臣嘗反復而思之論今日之義則大耻未雪境  
土未復不容以不爲質諸古帝王之事則陛  
下之處知神武決可以有爲以可以必爲之資  
處不可不爲之義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  
以緩陛下欲爲之心臣竊爲陛下惜之  
人主之所欲爲誠出於大義之當然則亦何令  
而不從何施而不遂特在陛下深思而自決  
之耳短喪之陋其來久矣自聖心一定而千



載已廢之禮復行於今 陛下儻由是而充之則獨見之明固可以破苟且之議獨斷之志固可以回委靡之俗而何患於大功之不立乎臣才短位卑誠竊仰 陛下之德以爲宜有効忠竭誠之臣而區區所裨不敢隱默惟 陛下裁赦

二

臣聞圖天下之大功者非可輕動而嘗試之也必先定其大綱何謂大綱輔相之臣相與圖回於內帥師之臣相與經營於外其志意相協其氣勢相應人主操其柄以御之而天下可運諸掌矣今日之弊官冗而不任事法密而不勝茲民困於財而患財之弗裕財耗於兵而患兵之弗彊數弊之未革有以陰沮 陛下有爲之志是其變通之方宜出於二三大臣而謀謨之際未之深講邊面千里無隄防之實列郡十數無畫一之規屯田未加闢民兵未盡練緩之而弗圖則亦不可以有爲是宜有一二帥臣專任其

事而乃不過苟玩歲月覬幸遷去而已夫國論因循而不爲長久之慮邊防苟簡而不足以成遠馭之略則是中外之所從事者皆異於 聖志之所欲爲 陛下之功孰與成哉臣願 陛下明詔大臣作新治道而任有爲之責凡今之弊協志而講明之循序而變通之至于邊闡之寄精擇其人而重其權久其歲月示以一定之模而責其戮力同心之効內外之任不過得數人焉而 陛下可以坐運矣臣所謂定天下之大綱者此其略也今之議者皆曰待時然當閒暇先事之日而不免惟苟且委靡之徇則雖有其時將何以應之誠汲汲於大綱之務內治旣脩邊防旣實則進退伸縮惟 陛下之意其爲時孰大焉惟 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三

臣聞一世之材自足周一世之用在人主用捨如何耳 陛下聖德日躋而遐想却顧每有人材不足之歎夫世所謂真賢實材至誠而許國

可以受人主腹心之寄者能幾人哉中材之士  
互有短長而又守正者寡褻邪者衆自昔願治  
之君每失於中材者無他惟用過其分始見其  
所長而終累於其所短也 陛下之明於群臣  
之邪正短長孰不洞見臣竊窺 聖意非欲泛  
用庸材以害有爲之業也然臣子之衆豈無所  
謂真材實能至誠而許國者 陛下誠審而擇  
之得一二人焉授以腹心之任又推而求之得  
數人焉或寘之論思或委之方面而天下之綱  
舉矣賢材登用群臣曉然知 聖意之所在則  
所謂中材者皆將激昂洗濯各出其所長以爲  
陛下用而 陛下得以兼收而器使之矣若  
夫情狀之已見過失之已彰則有黜責焉 陛  
下惡夫淺陋闖茸者之竊位誠察其甚者黜之  
則有志者勸矣 陛下惡夫朋邪徇私者之害  
治誠取其顯者罪之則公正者伸矣如是則賢  
否當位小大率職而 陛下有爲之志遂矣故  
用捨之權在 陛下斷之而已而何人材不足

之慮乎惟 聖慈采擇

紹熙輪 對劄子一 三年十一月

臣聞一代之治天命之所由集人心之所由歸  
必有其故繼治之主由其道而增益之則可以  
保天下於無窮仰惟 皇家 聖聖相承世守  
一道以禮義經術作成羣材以深仁厚澤涵覆  
四海是以 國體尊崇民德歸壹流慶之遠太  
平且二百年漢唐之治莫與爲比肆于 高宗  
皇帝光啓中興親以天下授之 壽皇壽皇復  
親授之 陛下海內稱頌以爲堯舜禹之事復  
見今日由三代而下未有或之先者夫惟 祖  
宗積累之盛而繼以 三聖揖遜之美所以  
上當天命下服人心碩大光明不容擬議如此  
故雖 國運中否版圖未歸而有識之士獨信  
夫興復之可期也恭惟 陛下嗣登大寶 聖  
德日新推誠以任人屈己以從諫嘉與多士共  
規遠圖而一時臣子莫不以身遇 明主爲幸  
臣雖至愚竊深思夫天命人心之際以爲成

壽皇之志恢 高宗之功以貽子孫千萬世之  
計此其時也臣誠不勝大願伏願 陛下堅  
聖志於不息以功業而自任不以基本之深長  
爲可恃而思所以興中否之運不以東南之苟  
安爲可幸而思所以復未歸之版圖凡 列聖  
之盛德休美充之而愈至廓之而愈明則天命  
由 陛下而日隆人心由 陛下而日固功業  
所就何患不可以增光前烈而垂裕於無窮乎  
臣不自揆其愚且賤敢於獲覲 清光之始而  
効其區區之忠惟 陛下裁赦

奏議

二

二

臣聞天下之俗其流於偷惰委靡也常易而趨  
於興起奮勵也常難要在人主所以轉移之耳  
恭惟 陛下厲精政理于今四載海內企踵以  
望有爲之業然臣竊觀有司之所建明類苟且  
於目前而鮮及於大計遠慮臣雖至愚不能無  
惑歷攷前代之治其弊固必有偏而不起之處  
惟其君明臣良相與扶持振舉而不區區於小

者近者則其治日興而國祚賴以長久祖

宗基業之固誠非漢唐可望然自熙寧以後

新進諸臣斷其本根馴致大禍而渡江以至於

今又七十年矣因時制宜之政久而或弊激昂

感槩之思久而易忘民力彫耗而未知所以裕

之之方邊備單弱而未知所以實之之策是不

惟陛下慮之凡一時臣子皆知其當慮也幸

方國家閒暇年穀順成宜及此時興治補弊

以垂裕於無窮而顧未免於徇小而忘大習近

而遺遠臣恐偷惰委靡之習浸以成風非陛下

下所以望於臣子也君臣之間相求則其志可

同相待則其勢易隔以今中外臣子豈無拳拳

忠愛之士思所以仰承聖志之所欲爲然而

牽於習俗之同嫌於論議之異縱有所懷莫能

盡吐自非陛下有以感動而作興之則謀身

者幸於自營而忠愛者難於自効豈宗社生

靈之福哉故臣論今日之事謂奉行之責雖在

群臣而轉移之機實由陛下願陛下益充

聖志以昭示羣臣使皆有興起奮勵之意訄  
謨啓沃之際不以細務妨大謀論思獻納之地  
不以近利忽遠慮何道而可以裕民力何策而  
可以實邊備講之而有源流行之而有次序  
陛下慮以操其綱於上群臣一意協力  
以任其責於下設施之効月異而歲不同持以  
數年而大有爲之業彰矣王政日脩則可以懷  
中原之心國勢日強則可以待鄰國之敝于以  
成壽皇之志恢高宗之功以貽子孫千萬  
世之計不其躋歟昔周宣中興慨然以復文武  
之境土爲念是以得申甫方召之徒而用之而  
其功竟以有成以陛下之聖德而達之於有  
爲則一時臣子亦必有能任其事者周宣之功  
何遠之有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三

臣恭聞太祖皇帝開創之初規慮宏遠其經  
理西北二邊必謹擇其人而又任之在西邊則  
若姚內斌之守慶董遵誨之守通遠在北邊則

若李謙溥之守隰賀惟忠之守易李漢超何繼筠之守齊棣其積勞累遷有自刺史至節度使歷二十餘年而不易其地者加以委任之專待遇之厚是以其人展布四體思以功名自見而其將士吏卒亦皆服習恩信樂爲之用 太祖之所以輯寧邊陲而混一海宇者其道由此至

咸平

景德間何承矩李允則之在雄州亦

無慮十餘年蓋 太祖之成畫也今自淮甸以

暨關隴邊面數千里而井邑蕭條田萊曠廢其

三十一

卷之二

五

聲勢不足以應接中原其事力不足以藩籬內郡臣嘗講求其故竊以爲經理之方宜自久任始夫牧守之臣二年而代以求速之意臨易玩之民雖欲興利而利不可興雖欲革弊而弊不可去自近地猶病之也而況於緣邊乎恭惟

壽皇聖帝嘗詔大臣選留要郡不以除代于時兩淮京西所留僅止十數而有司不能遵守尋復輕授 陛下續承以來申飭邊備長吏初命必賜臨遣而任之稍久者未多見也臣願 陛



下遠述 太祖之規近推 壽皇之意凡邊郡之寄用惟其材勿輕除代其經畫有方勞効可紀者寵以職秩因而任之庶幾吏思稱職民有固心得以興利去弊以爲長久之計誠備邊之先務也

紹熙封事 五年五月

臣聞群言之並進不如一心之自悟故盡言以力諫者臣之職也回心而從善者君之明也自昔人臣之効忠或至于踰越分守蹈死而不懼逮其君之翻然悔悟轉禍而爲福則天下歸美後世誦聖蓋理義之根於心者油然而生不可泯沒如此豈必其臣言語之所能及哉臣伏見陛下自春以來 北宮之朝因循弗講公卿百官更見迭奏而未足以仰回 天聽比者

壽皇聖體愆豫服藥未瘳侍從臺諫叩 陛下

對 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而諫群臣相

與犯顏極論繼以號泣此其忠愛所激雖若過當考諸前代則固有之樊噲排闥入卧內漢高

帝笑而起薛廣德請自刎以血汚車輪元帝爲之從橋朱雲攀殿檻折成帝因而輯之以旌其直彼一代諫爭之士纔三數人而猶傳之史冊以爲美談今自相臣以下而敢諫者且二十人焉自非 國家涵養之乂 仁聖優容之素何以有此朝有直臣識者方爲 陛下喜之 陛下固當自以爲喜不應以爲怒也然而 陛下退朝不怡宮門晝閉大臣惶恐累日不獲一望清光而 壽皇疾勢尚未平復臣雖至愚竊嘗反覆惟念私以爲 陛下清閒之燕靜慮審思必將不待群言決於問安及望日之朝都人延頸瞻望猶庶幾 翠華之必出而遷延至午命令不傳臣子包羞禁衛飲恨臣雖至愚誠不知 陛下獨何取於此也夫子之事父溫清定省譬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一失其常禍害隨至不待明者而後知也今大臣不得盡其情小臣不皇安其職市廛軍伍謗誹紛藉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而 陛下方深居孤立託心腹於俳

優寄謀議於私暱一日變起倉卒生靈塗炭

宗社玷危而陛下實受其禍奈何以明照

四海身爲天下之主而不思及此乎方壽皇

親以神器授之陛下海內歌誦咸謂舜禹

復生以陛下之明豈不自以爲父子揖遜

超越古今將盡其孝愛以稱此乎今也孝愛之

誠移而爲疑慮揖遜之美變而爲睽乖豈惟海

內臣子皆爲陛下惜之儻陛下反其初心

亦豈不自痛惜之乎壽皇之於陛下親父

子也就使責善之深見於言語推其至情孰非

親愛陛下獨何疑何慮而自爲睽隔至此乎

且閭巷之人生長子孫猶以老有所依病有所

養爲望壽皇三子惟陛下獨存而今服藥

踰旬欲一見陛下而不可得陛下試以心

體之謂壽皇獨何以爲懷乎陛下中夜以

興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

壽皇所命則疇昔之慈愛必有感乎陛下

之心者陛下因感而致思因思而深悟則可

以獨出 聖斷盡破群疑復父子之歡弭 宗  
社之禍在 陛下 一問安之頃耳臣以至愚濫  
廁周行比與三館諸臣數進狂言未蒙采納今  
宰執近臣犯顏蹈死而 聖聽莫回顧臣卑賤  
安能有所感動獨以爲 陛下孝愛之心本自  
切至父子之間初無他疑一旦翻然而悟宜有  
不待於人言者故敢冒犯爲 陛下陳之伏惟  
陛下追惟 祖 宗二百餘年傳序之計深  
念 壽皇親授神器之恩圖難於易轉禍爲福  
實天下幸甚臣位卑言僭退俟誅戮

奏一

十三

紹熙應

詔言事奏狀

五年七月

臣恭覩今月十日 詔書博求讜言臣一介淺  
陋備數三館之末遭逢 明聖千載一時敢不  
罄其愚忠以備采擇臣聞昔人之言曰爲君難  
臣竊以爲於難之中又有所甚難者 陛下今  
日之事是也我 國家 聖聖相承庶幾三代  
而 三朝揖遜之美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不  
幸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奄棄萬國 太上皇

帝適愆和豫 太皇太后必喪次虛主體 太  
上皇帝倦勤之意親舉 神器以授 陛下

陛下逡巡遜避不得已而後受之以 三朝揖  
遜之美而有一旦不得已之事此臣所以重爲  
陛下難之也 陛下遭不得已之變而處爲

君之所甚難必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  
保天下以陛下之明聖誠深知其難而兢業恐  
懼思所以濟之則亦何難之有臣謂 陛下欲  
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曰事親曰任賢曰寬民

而其本則莫先於講學夫親之當事賢之當任  
而民之當寬豈非爲天下者之常談哉然自昔  
衰亂之主惟其講學之功未至則燭理弗明操  
心不一偏聽易惑而私意橫生因循轉移迷而  
忘反以至禍起於閨門毒流於海宇有以天下  
之大而不能保其身者無他焉患在於不學耳  
仰惟 陛下天縱之資高視百王 聖學之光  
明已著於初潛之日而臣猶區區以講學爲言  
者蓋入主之學其爲用無窮則進學之功當日

新而不已 陛下之在潛藩也子職是脩涉事  
尚寡所爲孜孜於學者惟以涵養德性開廣聰  
明而已今 龍德正中天下歸往 宗社之安  
危 陛下任之 國家之興替 陛下主之百  
官之邪正能否皆 陛下之所當辨萬姓之利  
害休戚皆 陛下之所當察苟 陛下安於聖  
學之所已至而不汲汲於日新不已之功則臣  
恐用之而易窮非天下所以望於 陛下也臣  
請即三事而陳之 陛下上有 三宮之養宜  
思所以協 三宮之歡然而 太上皇帝 太  
上皇后之情未必通於 太皇太后 皇太后  
而 陛下不得已之心亦未必見察於 太上  
皇帝 太上皇后也 三宮之情未通則其間  
易滋 陛下之心未明則其疑易啓自非 聖  
學日新誠意獨至則何以合 三宮之間而釋  
上皇之疑乎日者 大行之喪未及成服  
上皇以疾未果臨喪而 陛下請見 禁中泣  
諫膝下踐祚以來深以未朝 上皇爲念 聖

孝所形群臣感動臣願陛下由已至之學而益充之歷觀往古父子之際以知禍福之原起敬起愛有加無斁上有以嚴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奉中有以悅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之心而下有以立閨門宮壺之教俾三宮之歡無毫髮間則風化興行人心悅服而陛下可以俯仰無愧矣有賢而不善用之與無賢同彼賢者之進用其愛君也深其為國謀也遠其規畫建明皆僥幸苟且之徒所不便也比年以來小人謀傾君子設為安靜和平之說以陰排之故大日以興治為職也而類以生事自疑近且以効忠為職也而類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言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可為寒心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則何以作天下之材與之共成天下之治乎陛下嗣位旬浹委政大臣虛己以聽近臣之選各以次升而在外諸賢次第收召蓋有實德重望白首于外而欽企其肯來者聖意所存四海聳

慕臣願 陛下由已至之學而益充之究自昔  
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以識否泰之變惟賢是用  
待以不疑責宰輔以立規模責臺諫給舍以振  
綱紀責百官有司以脩職業使一時人物展布  
四體思以自効則治道脩明人心興起而 陛  
下可以垂拱仰成矣民力之困未有甚於今日  
者蓋自 熙寧 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  
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 大觀 宣和而始  
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

紹興而始有和預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  
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  
增多不可勝計較之 祖 宗取民之數無慮  
數十倍也然而軍國之用靡有藝極上下循習  
以爲故常而恬不之問民困極矣何以守邦自  
非 聖學日新憂深慮遠則孰能救百年積習  
之弊以垂子孫萬世之休哉側聞 陛下天性  
簡儉無他嗜好天下相望以開太平臣願 陛  
下由已至之學而益充之即前代民力之盈虛



以驗其國祚之脩短始自 聖躬行於 宮禁  
痛加樽節爲天下先乃命二三大臣考財貨之  
源流制出入之多寡求所以變而通之凡 喫  
豐以來創加之賦日蠲月省以漸復 祖 宗  
之舊則德澤下流人心愛戴而 陛下可以祈  
天永命矣夫論二事而推本於學此誠 陛下  
之所素講者何待於微臣之言臣獨私憂過計  
以爲 陛下以一人之尊尊天下之奉凡所以  
娛耳目而動心志者非前日比也儒生之親近  
必不如便嬖使令之多義理之可悅必不如聲  
色玩好之易 陛下 一不以兢業恐懼之心處  
之則問學已至之功雖有存焉者寡矣此忠愛  
臣子所甚慮也故臣願 陛下由 聖心之不  
得已以思爲君之難充 聖學之所已至以盡  
爲君之道必使便嬖使令之人踈而儒生日親  
聲色玩好之樂輕而義理日勝稽古以監今擇  
善而去不善至誠不息進德無疆則以之事親  
而子道盡以之任賢以之寬民而君道盡臣所

謂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保天下者此其大略也抑臣猶有獻焉我國家誕受天命至于今二百三十餘年而南渡之厄又七十年矣以二百餘年之遠則舊章有或弛之慮以七十年之隔則大恥有易忘之憂國勢未張邊備削弱陵寢隔絕版圖未歸而陛下以方盛之年紹承不緒雖欲不以身任其責不可得也伏惟陛下深思列聖開創之艱痛念中原塗炭之苦抗志自強剛毅有立將以作新二百餘年之治而一洗七十年之恥則爲之而益難又豈特如微臣之所論者哉然亦在陛下盡其心充其學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妄而曲垂采納則中興之大計固有二三大臣與海內諸賢共爲陛下圖之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生靈幸甚臣冒犯天威不勝昧死

貼黃

臣伏讀日曆恭覩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御極之初引對群臣

日三四班雖休假不廢今 翠華  
未還 南內閣門未有班次從臣  
雖嘗同班奏事恐未能盡所欲言  
欲望 聖慈每日 宣引侍從臺  
諫一員或兩員親加詢訪使以己  
見奏陳誠講學求助之先務伏乞  
睿照

慶元 陛辭劄子一 元年二月

臣聞周宣王遇戒而懼側身修行詩人美之而

奏議一

二十

作雲漢之詩孔子序大雅定以爲宣王諸詩之  
首臣嘗二復其義然後知宣王所以任賢使能  
興衰撥亂以成中興之烈者皆自其畏天之誠  
充而達之也恭惟 陛下以仁孝之德誕膺眷  
命光紹大統適當淮浙游饑之際宸慮焦勞宵  
旰靡懈凡所以昭事上帝者亦云至矣然去秋  
以還變異迭見改元之後霖雨不止重以晝多  
冥晦春常苦寒麥既不登種難入土所聞近畿  
諸郡骨肉相食餓殍塞塗死者不可復生生者

無以免死而况春澇夏旱盈縮之常天意未回  
人情慄慄臣雖卑賤竊嘗反復思念懷區區之  
愚忠而願有獻焉夫天子之事天必見於躬行  
施於實政不在乎矯飾之外貌禱祀之虛文也  
陛下承 一祖 十宗之業將遺子孫萬世之  
休上當有以協 三宮之歡下當有以副四海  
之望而方國威未振強虜內窺民生無聊盜賊  
將起其責萃於 陛下之身苟非一起居一號  
令發於至誠皆足以對越而無媿則天意何自  
而可回災禍何自而可弭乎臣恐左右奔走之  
臣不知義理妄求容媚方變異之暫止霖雨之  
或霽則競爲苟且之說以惑 聖聰萬一 陛  
下寅畏之誠少爲此輩所移因循浸漬未能自  
覺而起居號令微有過差已不足以仰當天心  
天之所以警戒殆不虛發也詩不云乎敬天之  
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凡伯所以刺  
厲王也故馳驅戲豫一失其正則天變亟見而  
厲王因之以致亂恐懼脩省一盡其誠則天心

昭格而宣王用之以中興興亡之効在人主一心之敬與否耳可不戒哉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念宗社之重思爲君之難反身而誠有加無數間燕起居之頃必以慰萬姓之觀瞻發號施令之際必以合天下之公論則人心喜悅天意昭回于以轉災爲祥易禍爲福中興之烈何患不如周宣王乎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此固在陛下反求諸己而已臣不勝拳拳

二

奏議一

非三

劉

恭惟 皇家受天明命 列聖相承盡鑿百王之弊自爲一代家法世世遵守以至于今考其大要則委任歸於廊廟而權不下移議論付於儒生而人思自効是以根本深厚紀綱脩明雖國運中微境土未復而人心堅固不可動搖比者 孝宗升遐 太上愆豫中外隔絕群情憂危 陛下一旦以 太皇太后之命嗣登 大寶而朝野晏然海內欣戴者無他焉亦以大臣任責多士滿朝憑藉維持之功蓋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 陛下嗣位以來登用宰輔待以不疑  
招徠俊良惟恐或後豈非深念 祖 宗積累  
之難思保社稷靈長之慶將一遵家法貽諸無  
窮乎然而數月之間見諸行事容有不能盡如  
陛下之初志者除授命令或徑從中下而大  
臣之責始分諫省經筵或無故罷去而多士之  
心始惑臣固知非 聖志之本然或者有以誤  
陛下至此也故朝廷尊崇權柄歸一國勢之  
所以增隆也賢者彙升言路無壅君德之所以  
益著也儻操縱不審則一事之中央已足以容  
左右之姦用舍不謹則一賢之輕去已足以失  
士庶之望以 陛下之明聖奈何不思及此哉  
臣願 陛下益堅初志勉循成憲而善用其權  
委大臣以腹心使之同寅協恭以興起治功爲  
職待多士以誠意使之竭情悉慮以進盡忠言  
爲報 陛下凡所施設凡所黜陟一付諸外廷  
之至公而毋或以私意間之則 聖德昭明國  
體寧固所以遺子孫萬世之休孰先於此臣久

塵三館蒙被儲養之恩區區愚衷懷不敢默

嘉泰

陛辭劄子一

三年八月

臣聞久安而易怠者常人之情也居安而慮危者明王之志也高宗中興孝宗繼志屈已偃武以休養生靈今海內不罹鋒鏑之苦且四十年矣鄰國盛衰不可逆料中原士心不容久遏此正思患預防圖難於易之時也陛下丕承鴻業垂意遠模沿邊守臣率令久任且命大臣舉材之可用者以備選除臣竊窺聖志固

奏議一

十四

欲及閒暇之時為有事之備也然而州縣之吏類苟目前之安以幸逃責其於邊防之計往往未必置慮臣恐歲月浸久人心益偷及事至而圖之則亦已勞矣臣愚欲望陛下充先事之慮立一定之規責任帥臣推之列郡民生之未裕必責以撫摩財計之未豐必責以撙節軍政之未明必責以簡練城壁之未脩器械之未具必責以經營葺理朝廷之上攻其實而要其成使自兩淮以及襄蜀氣勢相接規畫相通人盡

其心州有其備不惟可以防倉卒之患抑亦可以恢宏遠之基幾會之來起而應之不勞而功集矣臣叨蒙誤恩假守邊圉愚慮所及忘其狂斐臣不勝昧死

二

臣聞常平義倉百王不易之法也 國家專典領之官謹斂散之政法令明具昭若日星 陛下踐祚以來尤深注意慶元之元則申命戶部右曹專一提領嘉泰之元則專委諸路提刑選

奏議

廿五

官盤量一時臣下建請亦多以防閑欺弊爲言者臣昨濫司福建倉事照得福州建寧府所管常平義倉米大率侵耗十之一二推之他路可以槩見臣深推其故竊以爲弊之難革非無法之患有法而不必行之患也 紹興常平令諸州主管官提舉司限當日取索印紙批書被差月日專委催納常平等錢遇替移具所管之數今後官交割如無拖欠失陷陳次申州保明申提舉司批書印紙方許離任常平倉庫監官替



移準此誠使此法必行果何弊之不可革今乃因循廢弛視爲虛文非惟不復批書亦且不曾交割之相仍蓋無足怪巨愚欲望 聖慈申嚴 紹興成法斷在必行應諸州主管官替移並令提舉司取索所交割錢米數覈實批書備申戶部右曹其常平倉庫監官替移必以所管錢米實數躬親盤量交割新官認數申本州及主管官方與批書印紙離任仍申提舉司照會其任內有拖欠失陷者令提舉司及主管官次第按舉提舉官失職者右曹以聞如是則上下相維各知任責蠹弊可革儲積可增庶以仰裨仁政之萬一





育德堂奏議

二



育德堂奏議卷第二

開禧上 殿奏事劄子



臣恭讀 建炎日曆伏觀 高宗皇帝詔減婺

州和買絹折羅因 諭輔臣曰卿等更尋如此

等事利益於民者一日行得一件一年不過三

百六十件大哉王言方師旅擾攘之際而孜孜

爲民如此 高宗所以成中興之烈垂無疆之

休者豈偶然哉恭惟 陛下續承洪業茂恢遠

圖思欲推 高宗之功而大之而 聖心所存

二

文獻

一

六二

尤切於東南根本之慮去冬以來除兩浙丁錢

免兩淮租稅寬恤之令相繼而下視 高宗固

無間然者然而兵事一開民力易耗並邊諸路

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須之擾

州縣之吏未免救過目前其能仰承 聖意而

害不及民者蓋寡弊起於積習患伏於隱微可

不周慮而預防之乎臣愚伏願 陛下申飭中

外之臣咸以愛惜爲念宣導 德意以惠元元

在內地則以護養撫摩爲先在沿邊則以還定

安集爲重應緣軍須凡可出於朝廷者勿以諉  
州縣凡可出於州縣者勿以病民有司之所建  
請苟非民便斷在不行守令之所設施苟爲民  
害明示黜陟裕民之政日益月增則人心不搖  
國勢益振大勳之集豈患無其時乎惟 聖慈  
采擇

二

臣聞周有方召而復古之功立漢有衛霍而復  
讎之義仲將帥得人規恢之切務也方無事之

三十八

表說一

二

士

日武夫玩於苟安偷惰貪競之習成而真材實  
能晦於無用一旦有事驅馳行陣之間無能者  
情見迹露而才者始得以自奮選任之方不可  
以不謹也昔 寶元 康定間西方用兵韓忠  
獻公范文正公任閫外之寄皆以將不素選爲  
憂葛懷敏一時大將多薦其材略者韓公獨謂  
懷敏未經偏伍與一書生無異范公亦疏其懦  
不知兵而懷敏竟以取敗至於狄青僅一指使  
耳二公深識其材甄獎成就如恐不及一二年

間遂賴其用夏人既請命而青爲國虎臣致身  
樞筦然則天下豈患無其人哉邇者諸將之出  
師未能盡彊人意 陛下辨其功罪大明誅賞  
而能罷之士始知激厲臣愚欲望 聖明於選  
任之際更垂精審用捨升黜必當其宜其力戰  
却敵功效顯著者不拘資級優與超擢仍 詔  
樞密行府及諸路宣撫司傳詢詳議苟有可用  
即以名聞諸軍都副統制亦許各舉其屬隨其  
器能次第獎拔庶幾將材輩出人思自効誠得  
十數人焉分邊面而屬之 陛下可無北顧之  
慮矣臣一介踈遠蒙 恩召對忘其狂斐惟  
陛下幸赦之

開禧轉

對奏狀

三年五月

臣聞人主之御天下無他道焉弭患於未形圖  
功於久遠不以有所畏而易沮亦不以有所喜  
而苟安審時而制宜自強而不息自三代之盛  
享國長久未有不由於此者也恭惟 陛下光  
紹丕基日新 聖德當閒暇之際立脩攘之規



思欲拯中原之民而出諸塗炭豈非義之所當  
爲者乎而踰歲于茲大勳未集蜀道中梗重軫  
聖懷蓋舉事之難自昔而病之矣邇者逆賊  
授首西土肅清勁敵遁歸北陲略定亦惟祖  
宗寬仁忠厚之澤深入人心 陛下恭儉憂  
勤之誠上當天意是以忠義興起正亂賊之誅  
威令遠伸奪強鄰之氣其所以維持憑藉豈一  
朝一夕之故哉然而瘡痍已深流散未復軍政  
多闕國力浸單防秋之期近在數月假令敵遂  
退聽則反覆之詐正須過防萬一尚有邀求則  
守禦之方尤當預備屈伸禍福關繫非輕此誠  
陛下自強不息之幾而群臣協忠竭力之日  
也臣不勝大願伏願 陛下充聖明之志資輔  
弼之謀不自沮於其所難不苟安於其所易凡  
內修之政汲汲而講明之博求賢材以培治本  
昭示公正以折姦萌蕃宣之臣隆其事任而責  
以同寅熊羆之將作其威名而期以制敵士氣  
欲振則賞罰不可不明軍實欲精則真僞不可

不核邊須欲無關而不可使內郡被其勞兵食  
欲有餘而不可使百姓罹其害凡此節目一一  
周詳內外交修洪纖並舉則敵之變態雖不可  
期我之成規固已先定可以杜窺覷之漸可以  
恢永久之圖保大定功實基於此惟 陛下留  
神天下幸甚

繳何四十二貸命 指揮狀

臣竊以一定而不易者法也原情而審宜者所  
以用法也苟法之所重其情本輕則緣情而寬  
之固爲近厚苟麗於重法矣而其情之至重又  
有法所不能及者則豈容務寬而廢法乎臣照  
得建昌軍所奏何才之獄才與溫五十四何四  
十二等六人以規取王鐵五所賣盜贓金錢相  
與謀殺王鐵五又相與謀殺其妻阿危至於釘  
眼碎骨殘毀其屍蓋法所謂支解人者也今其  
徒賴十五先死獄中而曾二十二曾三十三兩  
人大理寺又以該案問欲舉自首不料極刑止  
將何才與溫五十四何四十二處死已是從寬

若又貸何四十二之死無乃過於寬乎臣切詳  
案款溫五十四初詐誘阿危之時何四十二先  
攬住阿危兩手仆地又騎定阿危然後賴十五  
用繩勒殺既而兩次鉏壞阿危之屍移骨他處  
何四十二皆爲之首反覆而推之可以謂之情  
輕否乎臣誠知 累朝厚澤深仁愛惜人命然  
而凶暴之黨合謀同惡兩日之內戕賊一家夫  
婦備極慘毒質諸人理豈可復容既論法當死  
而其情又出於法之外乃從而特貸之則小人  
乘便効尤何所不至欲生一人而啓天下群黨  
殺人之心宜仁政之所不忍也虞舜之治本於  
好生而刑故無小臯陶稱之蓋殺以止殺雖聖  
人不能外乎此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旨揮  
將何才溫五十四何四十二並依大理寺元斷決  
重杖處死庶幾懲一戒百不爲無補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錢晉臣等補太史局學生 指揮狀

臣聞人主之出令繫於中外之觀瞻賞罰黜陞

關乎大體則命由中出而可以厭服人心若夫  
星曆卜史之微其選試遷補固有成法非所以  
仰瀆 聖明也臣以迂踈攝事西掖比者竊見  
右選之放行恩澤環衛之用賞轉官間以 內  
批特降旨揮臣竊惟念以爲如此等事要當付  
之有司顧以其事可行未敢輒有論奏今太史  
局學生至卑且賤錢晉臣樂孝德者未審其爲  
何人亦復干紊 宸聰俯爲降 旨臣之愚陋  
誠所未安檢照太史局法諸本局天文院測驗  
渾儀刻漏所正名學生有關先於額外局學生  
內揀試周天星座取點識及八分以上最精熟  
者補充據太史局供到狀其節次遷補係本局  
保明具申祕書省差撥充填立法之初非不詳  
密今若廢試補之法祈 內降之恩則恐凡百  
官府得以漸相倣效妄有僥求非所以嚴名分  
正紀綱存法守也况太史官屬雖若其微而仰  
測天文所繫至重所以隸之祕書省者正欲以  
精其選耳若進身之初或容僥幸則循習滋久

何以能稱其官臣愚欲望 聖慈將已降錢晉  
臣特補充太史局天文院正名學生及樂孝德  
特差充太史局守闕額內局學生 旨揮並行  
追寢其趙庚名闕令依本局見行條法委祕書  
省官從公試補其守闕額內局學生及額外局  
學生亦乞立爲定法委祕書省官選試補授並  
不許妄有陳乞庶幾名分日嚴紀綱日正而法  
守所在有司得以遵守不爲無補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行

二九一

奏議二

八

陳文

繳吳璿知建寧府 旨揮狀

臣恭覩 太祖皇帝開創洪業垂裕無疆一時  
規模無不可爲求法杜審瓊兄弟 昭憲皇后  
之同產也而皆列之環衛賜第京師優其禮而  
不任以事蓋所以全親親之恩俾無撓法之累  
聖神之慮深且遠矣恭惟 憲聖慈烈皇后  
母儀 三朝功在 宗社 陛下推恩吳氏務  
極優隆中外之情孰不以爲至當吳璿爲國近  
戚官至承宣從容家居日奉朝請其爲榮顯顧

豈不過於守藩乎建寧地重事繁民俗輕悍璿  
更歷尚淺恐難驟居况 陛下方軫念元元攷  
覈吏治欲公賞罰以示勸懲他日璿或不稱其  
官招致物議略之則未免廢法責之則反以傷  
恩操舍之間尤難審覈豈若先事而慮固為兩  
全臣區區之愚欲望 聖慈收還 成命使璿  
仍奉內祠上以承 太祖宏遠之規下以保吳  
氏始終之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彭師孟等改小方脉科入 內內

宿 旨揮狀

臣近繳奏錢晉臣藥孝德補太史局學生 指  
揮僭以正紀綱存法守為言伏蒙 聖慈俯賜  
采聽即寢成命臣有以仰見 聖意固未嘗不  
欲塞僥倖之門也今彭師孟王國寶特改小方  
脉科入 內內宿翰林院以舊章執奏奉 聖旨  
特依今來指揮較之太史學生差補其事略同  
而所繫尤重臣若懼紊瀆 宸聽默而不言則  
是繳太史學生於前略內宿賢官於後旬浹之

間自相背戾豈不負 陛下采聽之明乎臣照  
得翰林院狀宣和二年三月十八日 指揮

內宿醫官自今後並依元豐法選保試補雖奉  
朝廷 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官局執奏不行  
違者以違制科罪是知 累朝立法及申嚴之  
意其重如此翰林院知其不可猶能執奏臣濫  
攝後省若不為 陛下言之寧不得罪於公議  
乎臣竊窺 祖 宗深遠之慮蓋以為入 內  
內宿至為親近非得老成謹厚之人不宜輕進  
故選保試補不容不致其審守法執奏不容不  
示其嚴成憲昭然固不可以彭師孟王國寶之  
微遽有改易兼師孟等本習他科未知小方脉  
之精否一旦不試而授亦恐未必能稱使令臣  
愚欲望 聖明將已降彭師孟王國寶特與改  
差充小方脉科入 內內宿 指揮並行追寢  
自今後內宿醫官並依元豐法選保試補更不  
特降 指揮庶幾倖門不開僥求自息亦正紀  
綱存法守之一事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夏允言轉團練使 旨揮狀

臣仰惟 陛下丕承大統率循成憲重名器嚴  
法守凡除授遷轉少於條令有礙必因群臣論  
奏亟行改易曾無留難慶元中潘師稷以皇城  
司任滿賞帶遙郡刺史以臣寮之言遂令回授  
李孝友以皇城司任滿賞并堆塚子賞共兩官  
於正任上轉行亦以臣寮之言遂從寢免潘師  
稷任滿之賞不得帶遙刺則夏允言之轉團練  
使其不可明矣李孝友兩官之賞猶不得轉正

三十一

奏試一

十一

九

任允言雖兩該任滿止合轉一官其不可藉以  
爲辭又明矣况允言今年四月間方以堆塚子  
賞授正任刺史元降旨揮明言允言係 成恭  
皇后親姪特與落階官揆之條令已爲超越臣  
五月内蒙 恩暫攝西掖仰體 陛下優崇戚  
里之意即已撰詞今猶未及半年若復以常員  
超轉州團誠爲太驟且皇城司堆塚子之賞三  
年一行任滿之賞又得累計若允言久任此官  
皆可超轉則不數年間可徑至觀察使矣無乃



傷於濫乎又况幹辦皇城司率多戚里允言旣得轉行必有援其例以請者 陛下何以處之 臣反復惟念竊以爲當邊陲未靖將士驅馳之際 陛下方愛惜官爵以待有功恐於在廷之 臣推恩行賞尤當謹審臣區區之愚欲望 聖 慈收還已降 旨揮將夏允言皇城司任滿轉 官恩例照 條回授庶幾不失 陛下重名器 嚴法守之意所有詞頭臣未敢撰述

繳韓侂胄陳自強與在外宮觀 指

揮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咸服方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 焉蓋天討有罪固有所不容恕也恭惟 陛下 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度越百王 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寅 緣肺附竊弄大權蒙蔽 聖明擅作威福首引 群枉分布要塗賊害忠臣陷之大戮排沮善類

斥逐無餘凡 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於侂胄  
則外挾言路以罔 宸聰私意旣行凶燄日熾  
出入 禁掖肆爲姦欺侵盜貨財充滿私室交  
通路遺奔走四方鑿山爲園下瞰 宗廟窮奢  
極侈僭擬 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  
禍之及思固其權乃復設爲計謀竊據高位平  
章軍國事乃 祖 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  
何人敢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於此時  
輕開邊隙上不稟於 陛下旁不謀於在廷盛  
夏出師挑怨乃屢使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  
塗地死於非命者不知其幾萬人也昵比吳曦  
利其厚賄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其黨程松  
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自非 宗社之  
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 陛下之  
憂哉侂胄情狀著明天怒人怨而猶專愎自用  
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爲草芥原其  
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於  
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闕冗本無寸長徒以侂胄

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  
躡登空輔兵釁既啓邊陲未寧復以自強兼領  
樞密幸其徇己倚爲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  
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進朋邪濁亂班  
列呼吸群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贓狀狼籍訕  
笑譏罵萬口一辭社鼠城狐蓋未有甚於此者  
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去二姦成命初  
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祿未愜輿情臣愚欲  
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

三十一

奏議二

十四

忠

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誅四凶之事  
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  
直之門可以弭窺覷之患實海內幸甚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

得

旨侂胄改送英州安置陳  
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

舊求州  
居住

繳邢汝楫胡永年編管 旨揮狀

臣聞明主之出治懲一人而天下莫敢不服者  
無他故焉惟刑當其罪而已苟蔽罪既重而議  
刑尚輕則人必得以竊議於其後豈足以聳動

觀聽哉自韓侂胄竄殛以來凡招權納賄之徒皆因臺諫有言次第行遣其彈劾之所未及者如邢汝楫胡永年等則斷自宸衷併行斥逐國法既正姦無所容誠可以示天下之戒矣然而二人所坐之罪既曰依附權臣交通關節恣爲姦利情理臺臺而尚置之江湖善地無乃刑未當於罪乎臣照得邢汝楫本以捧香恩澤補官及侂胄擅權乃稱憲聖慈烈皇后親姪女夫特與改正補授出入侂胄之門親密無間自承節郎七年而轉至武功大夫又二年而帶行遙刺墮紊法制孰甚於此兼聞成肅皇后愆豫之時汝楫實預進藥遽至大漸揆之故事當置嚴誅侂胄肆其姦欺釋而不問中外籍籍胡永年者雖累轉武功大夫在紹興以前而冒帶遙刺亦出侂胄私意其依附罪狀亞於汝楫臣愚欲望聖明將邢汝楫流之海外籍沒家財其胡永年改送廣南州軍編管並永不放還庶幾刑罪相當人知警懼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行

得旨並依邢汝楫改送萬安軍胡永年送賀州並編管

應 詔言事狀 十一月

臣恭覩拾壹月捌日 聖旨姦臣擅朝畏人議  
己專事雍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竊當  
首開言路以來忠謹仰中外臣僚各以所見條  
具聞奏臣恭惟 陛下渙發 德音博延讜論  
絲綸初布中外具孚凡懷忠愛之心者孰不思  
盡誠無隱以仰稱 陛下虛己受人之美况於  
備數班列者乎臣竊惟權臣盜作威福十有四  
年隳紊國經敗壞士俗戕賊邦本輕啓釁階財  
用空殫生靈塗炭推其罪狀何可具言今者

聖斷赫然罪人斯得權綱既正號令惟新此誠  
更化善治之幾易危爲安之始也然而積弊之  
久未易頓除遺害之深尤難遽拯事之當慮殆  
非一端惟 陛下剛健力行群臣盡忠畢慮抑邪  
而佑正以公而滅私圖之而得其原治之而循  
其序鑒憂虞於既往防姦蠹於未然夫然後可  
以培長久之基享安靖之福其所關繫豈淺淺

哉若夫明紀綱重名器定趨嚮立規模所以一  
正人心而保護元氣者固在乎宸衷之動化  
近輔之圖回臣不敢以僭議至於政事設施達  
之天下者其節目次第亦復難以殫陳謹取其  
切於時務者條具四事以備采擇

一治道之盛衰本乎賢材之進退自古及今  
非不知賢者之當用也而小人每得以間  
之所以治少而亂多也韓侂胄呼吸傾邪  
置諸要路植黨引類恊濟姦謀凡忠正善

奏議二

十一

生

良侂胄所不樂者無不力加詆毀使去朝  
廷正論日消群小得志其乘時徇勢僥幸  
進身者非以逢迎則以賄賂班行猥雜苟  
且成風緩急須才莫可倚仗凶黨旣熾主  
權益輕衆心危疑公議藉藉侂胄始稍進  
材望以塞人言猶且猜忌隄防靡所不至  
然而朝有君子志在國家茲謀不容元惡  
誅斥由是言之苟欲興起治道豈可一日  
不汲汲於賢材哉 陛下厲精之初召三

故老誠足以風動天下使知鄉方臣愚伏願聖明申命大臣益闡公道采諸衆論博示招延其德望足以服人不以既老而聽其終退其材猷足以立事不以小累而使之投閑凡侂冑黨與之所擯排必明其詆誣次第收召至於淳靜難進器能可任之人或沉於下僚或闕於遠外亦必旁詢周訪廣薦進之門庶幾爲國得賢輔成至治

一國家之根本在州縣州縣之根本在民爲國而不先固其本者危亂所由起也自韓侂冑招權納賄風俗變遷凡帥守監司率以苞苴納諂輒得美官來者効之日以滋甚耗蠹帑藏剝民膏脂以奉侂冑及蘇師日輩之欲所在財計爲之一空加以兵釁驟開號令匆遽調發禁旅召募新軍差撥舟舡製造兵器督責苛急海內騷然朝廷不暇計其費之若何一切取辦於州縣州

縣之力度無以給則抑配科率取之於民  
民生益艱邦本浸弱禍亂所伏識者寒心  
拯救扶持當在今日臣愚伏願 陛下明  
降 詔書特申訓戒嚴苞苴之禁興廉潔  
之風凡盜取官錢賂遺權倖者顯治一二  
以警其餘使牧民之官飭躬節用專意撫  
養以慰元元凡邊事所須州縣不能自備  
者朝廷量費多寡給以與之其有並緣誅  
求重爲民害者令監司按劾以聞必罰無  
赦所冀少蘇民力以固基本

一 邊陲有事江淮表裏之勢所繫非輕諸將  
分屯而彼此不能以相應列城錯立而小  
大不能以相維非有統壹制御之權未見  
其可也自韓侂胄輒啓邊隙專徇其私雖  
先置宣司後開督府而從中遙制動設關  
防凡戰守之方率以己意領元戎之任者  
乃不得以與聞操捨失宜上下掣肘故志  
於事功者則有所牽制而不得伸安於苟



且者則有所顧忌而不敢問備邊之計日以悠悠比及防秋乃復罷去督府止以武帥節制沿江要其設心豈復爲國計哉况兩淮殘破之餘暴骨蔽野沿江諸郡流殍塞途人心驚危兵勢單弱雖遣小使期於偃兵而敵國之情狡詐難測隨機應變可無其人臣愚伏願 陛下精選重臣付以宣督之任凡所經畫悉以委之邊事未寧則督責諸將協謀併力以成却敵之功講解可期則號令列城還定安集以收息民之効方面之責既有所歸 陛下可無北顧之憂矣

一全蜀去朝廷至遠州縣之利病閭閻之休戚欲求達於上至難也韓侂胄私結逆曦畀以兵柄輕動妄作起其禍心外挾豺狼遽謀僭竊全蜀四路幾爲盜區賴 宗社之靈不旋踵而逆曦授首然而更此事變所傷實多思患預防尤不容忽臣聞蜀中

州郡地狹民貧 建炎以來刻屯境上用  
度日迫苛斂漸增雖 紹興息兵時有蠲  
減而較諸壬盛之日迥然不同流弊因循  
民力難復况邊事遽起科調紛然逆謀一  
萌妄費無度討賊之後激犒相仍戎役未  
休軍須旁午州縣困乏府庫空虛嗟及民  
間何所告訴不可以其遠外略而不圖臣  
愚伏願 聖慈明詔四川宣撫及制置總  
領司各講求所以節材裕民輕徭薄賦之  
實博詢詳究具列以聞仍候宣諭使之還  
命以其所見聞畫一條奏酌其事體特為  
施行使寬恩實惠孚于一方誠銷弭後患  
之道也

右謹具如前臣至愚極陋不足以奉承 明詔  
徒以區區過計且得於衆論之所同者不敢自  
默惟 陛下赦其狂斐

繳結絕 成肅皇后主喪事所祔  
廟推賞 旨揮狀

臣恭惟 陛下屏去姦慝一正權綱海內翕然  
相望惟新之政固宜率循彝憲杜塞僥門而中  
外之臣亦當相與革心仰承 聖志遵守法度  
不萌覬覦若恩賞遷轉非由舊章而出於權臣  
之私意者決不可復蹈其失也仰惟 高宗皇  
帝中興王業昭示典常凡所施行可爲求法  
顯仁皇后祔廟之後 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

七日 旨揮都大監領喪事官衛茂實與轉兩

官依條回授馮孝宗應辦監領修奉所最勞於

三十三

朱文議一

二十二

朱文

階官遙郡上各與轉行一官第一第二等並轉  
一官資選人比類施行礙止法人依條回授載  
在 國史昭如日星未聞於法有礙而悉與轉  
行者也自韓侂胄竊弄大權始以私情變亂典  
故苟侂胄之所欲與則雖法所不可悉以與之  
故 憲聖慈烈皇后祔廟之日推恩官吏始令  
已轉至橫行并選郡未至防禦使之各特轉行  
條令浸廢名器皆輕今來 成肅皇后都大主  
管喪事所官屬等第推恩 旨揮內續康伯二

人特轉兩官較之 顯仁皇后故事已多一人  
但既令回授臣不復論其藍誼雖充修奉承受  
已准十月十二日 旨揮轉行一官難以重疊  
行賞至於王思誠宋安世以下特與遥郡上轉  
行者六人特轉行遥郡者一人特與階官上轉  
行者凡十有二人而依條回授者止六人而已  
橫行遥郡乃朝廷之所甚重而一日之間超越  
轉行者且二十人恩賞之濫孰多於此臣區區  
之愚竊以爲 陛下方厲精更化之始凡中外  
官吏推恩宜悉遵 高宗舊典所有慶元以後  
權臣專政所行濫賞皆當一切懲革欲望 聖  
明特降 睿旨將藍誼照十月三日 旨揮止  
從一多推賞仍併其餘合轉官資內礙止法人  
並照 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 旨揮令  
依條回授外有非礙止法之人却依已降 旨揮  
即與遷轉其內侍候續別降 旨揮日准此施  
行庶幾法守復明僥倖漸戢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貼黃

臣照得今來 指揮內三省禮工  
房內守當官守闕減半點檢房守  
闕催驅印房開拆房依條施行即  
不曾具到合推恩人數慮有泛濫  
欲望 聖慈併下三省照 紹興  
三十年并慶元四年人數體例裁  
酌施行

繳易被鄭挺冬降兩官辰郴州居住

奏次一

指揮狀

得旨被更追三官送  
州挺追兩官送南雄州

二四

六十一

臣聞同罪異罰君子所譏昏墨賊殺古有明憲  
陛下揔攬權綱之始除茲懲惡所以風厲四  
方如其罪之當輕固不可過於苛刻苟罪之當  
重者尤不容以姑息也易被奮自諸生有聲場  
屋稍自愛重何患不達而乃諂附蘇師且僥求  
美官爲草節度使詞命搢紳恥之學校之士爲  
之語曰陽城毀裴延齡之麻由諫官而改司業  
易被草蘇師且之制由司業而遷諫官被聞此

言寧不愧死方韓侂胄欲啓兵釁鄧友龍爲侍  
御史被在諫垣締交合謀更唱迭和以排忠正  
之論及友龍宣撫江淮被送以歌詞妄自張大  
有書成釁有椽筆之語被固知書豈不知自昔  
權臣弄兵作威果爲何事正使一勝遺禍方深  
而反以爲盛事乎然則被之逢迎侂胄其罪亞  
於友龍而但貶兩官置之近地輕重殊絕未厭  
輿言鄭挺庸鄙之夫何足比數侂胄以其佞己  
使帥襄陽時侂胄興兵之謀猶未顯也而挺乃  
引惹邊事震動一方本路漕臣及旁郡守皆恐  
其起釁託疾丐歸挺外雖張皇內實畏懦亦復  
詭辭求脫改守婺州及起帥淮東侂胄兵謀浸  
急挺惶惑失措遣家渡江淮甸之民驚迸流徙  
侂胄始覺其繆貶秩罷去贓汙狼籍僅追兩官  
甫及踰年復敢委曲干求亟圖甄復侂胄已私  
許之 祖 宗懲治贓吏用法最嚴雖侍從之  
臣苟坐吏議率謫散官挺之罪愆豈容輕恕况  
其助開邊隙同於郭倪今止追二官猶以武德

郎安勳湖南誠爲佞罰臣愚欲望 聖明更酌  
被挺二人之罪重行貶竄以協天下之公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行

育德堂奏議卷第二







育德堂奏議

三



育德堂奏議卷第三

繳堂吏史達祖耿檉董



旨揮狀

奉聖旨特與書行

臣聞太祖皇帝肇造之始懲治姦賊用法最

重右千牛衛大將軍桑進興監陳州倉受賕監  
察御史閻丘舜卿通判興元府盜用官錢皆論  
棄市刑之施於士大夫者尚如此况胥吏乎承  
平既久議罪浸寬高宗紹興之元孝宗隆  
興之始皆嘗申詔命官犯自盜枉法贓罪抵

二十九

美談三

一

江正

死除籍家財外並行決配之刑既施於搢紳則  
胥吏坐贓其不止於決配也明矣况韓侂胄竊  
弄大權擅興邊事以御前金字置之私家惟  
其意之所欲行而史達祖耿檉董如璧三人實  
爲之用憑藉威勢恣爲姦利宰相甘與之伍執  
政不得誰何獄辭所書百未及一其情理巨蠹  
又豈可與尋常胥吏犯贓者比哉臣竊原太  
祖立國之意蓋以爲海內始平貪邪尚熾不用  
重典無以震動人心隨時制宜聖慮深遠自

韓侂胄盜權以後風俗日壞賄賂公行利歸權  
門禍流海內 陛下旣正侂胄之罪正宜取法  
太祖明正刑章使中外之臣皆知戒懼今三  
吏之罪不可勝窮而猶不忍加誅何以警衆况  
韓侂胄陳自強罷斥之日 陛下親降 御筆  
付之執政而自強遲回顧望不肯出門董如璧  
者乃敢從旁唱言以爲僞詔原情定罪死有餘  
辜兼三吏憑附侂胄與蘇師旦正同師旦旣已  
伏誅三人者決不當幸免臣愚欲望 睿斷特  
降 指揮將史達祖耿擢董如璧並行處死以  
正朝廷之典其餘從坐等人却依已降 旨揮  
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中書舍人舉自代狀

臣伏覩宣教郎新除太常博士充京西湖南北  
路宣撫司叅議官許沆西蜀之英篤志學問通  
經博古文采可觀加以識慮過人議論平正處  
事應變材地有餘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應 詔舉人狀

臣伏見朝散郎新知惠州陳孔碩閩士之秀資稟過人履行和平處事詳審嘗宰壯縣實惠及民得郡嶺南須次累歲其材鬱而未伸奉議郎通判全州陳武平正溥實志晞古人向爲學官士論歸重遲回選調幾三十年往佐偏州久攝郡事湖南諸司皆以其政績薦論于朝從政郎前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李誠之經術通行行義修飭自遊學校已爲多士所推以上舍入官歷歲滋久安恬自守不求人知此三人者皆靜重難進之士臣知之已久如蒙 聖慈特加擢用必能仰稱使令

繳大理卿奚士遜新福建提刑曾臬

放罷

旨揮狀

奉 聖旨依奚士遜特降兩官

臣竊惟權臣專政以來私庇親黨公受貨賂縱貪殘之吏毒州縣之民風俗變遷廉耻盡喪其極至於廟堂之上請託恣行輔相之尊臧污狼籍有胥吏市井之所不屑爲者積習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陛下更化之始下 詔求言

臣嘗妄有條奏乞將盜取官錢賂遺權倖者顯  
治一二以警其餘蓋轉移人心之機不可無以  
聳動之也今臣寮所論韓侂胄親黨奚士遜等  
次第竄黜允協公論臣區區之愚猶以為奚士  
遜洵更靡節俱無廉稱曾與妄用官錢萬數浩  
瀚則比之他人其罪宜加重焉士遜止以幸中  
法科夤緣無仕出守近郡政以賄成脩飾苞苴  
傾竭帑藏以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之意恃其  
權勢肆為凶殘凡善良之家偶有小小爭訟必  
輒逮繫羅織文致其罪必使納賂如意而後釋  
之士遜既逞其私而其父及諸子亦皆各任爪  
牙交通關節一門三世黷貨無厭邦人不堪至  
以鼯鼠目之以臣所目貪吏之無忌憚者未有  
如士遜者也至於與之姦賊則蹤跡已著衆人  
所共知者商飛卿具到淮西總領所累任乾沒  
錢物惟與最多侂胄深欲庇之而迫於公議詎  
勉行遣於五人之中與為首坐而止降三官固  
未足以當其罪也夫害民蠹國莫如賊吏 祖

宗用法最所加嚴臣愚欲望 聖明特降 旨

揮將士遜與臬並求不得與親民老遺除臬  
先已降官及今復褫職外其士遜仍重行鑄降  
廢幾人知戒懼漸革貪汚之習其於治道誠非  
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監師古該皇弟擢讀書終篇轉官

特與階官上轉行 旨揮狀奉 聖旨依

臣聞僥幸之門杜之至難而開之至易姑息於  
一人其源若甚微而他人之援例者其流不可

臣等謹

奏

伏

乞

遏也仰惟 陛下方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群

臣所論及於紀綱法守無不欣然嘉納斷以必  
行近者 成肅皇后都大主管喪事所官吏推

恩旨揮轉行遙郡橫行者且二十人臣以止法  
有礙冒昧繳奏即蒙 聖慈聽納今監師古既

礙止法乃降 內批特與轉行則自此援例以

請者將何以絕之兼師古去年二月內方以皇  
弟讀尚書終篇自右武大夫轉行左武大夫是

時臣僚失於奏論在師古已為僥幸今猶未及



一年復欲於左武大夫上轉行考之成憲未見其可臣愚欲望 聖慈將已降藍師古特與階官上轉行 旨揮亟賜追寢上令照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施康年宮觀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臣竊惟權臣專政以來竊取名器以奔走天下之士殆非一日而士之出其門者亦非一人蓋有附麗未深其情可亮者固當包荒宥過開其自新誠不可以一眚而輕廢之也若夫憮人鄙

二

奏議三

六

劉甫

夫幸進苟合而權臣置之言路倚為鷹犬禍貽君子害歸國家憑藉私恩叨塵禁從則當更化之初豈容不明正其罰哉若施康年者資稟庸陋操心回邪徒以逢迎權臣冒虜臺諫排斥善類顛倒是非且復並緣為姦行其私意其事已見於曩歲臣僚之所疏矣權臣迫公論不得已出之未幾而與節又未幾而召還權臣亦自知其望輕不可以汚侍從之選遂由檢正畀以大藩甫踰半年乃以寄招効用超授次對臣考之

祖 宗故事由權侍郎補外者猶止除殿撰至於次對之職非德望在人績効彰著鮮有未歷從官而薦越除授者康年何人顧可假招軍之名超躡至此乎比者權臣誅殛黨與次第行遣而康年適方需次尚此佚罰今康年當赴潭州懷不自安始丐祠祿臣區區之愚竊以爲康年黨附權臣躡取官職之罪不容闕略欲望聖明將康年落職併寢宮觀之 命以示明好惡謹名器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給事中倪思奏乞將喻珪注知縣理作堂除 旨揮寢罷可與書行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臣聞法所以示天下之公後省之論駁所以爲陛下守法也喻珪就部注知縣乞以先來擢用 旨揮理作堂除臣以其所乞不爲無名即已書行所有除錢塘仁和會稽二縣知縣外不許堂除之法臣實失於檢照今倪思所奏既有開禧二年頒降條令則是成法所在固當遵守

臣竊詳喻珪改官爲縣其得堂除與否利害甚輕而瑣闥封還錄黃其從之與否所關至重

陛下方作興政理昭示大公必不以一知縣之故而使瑣闥不得舉其職兼喻珪所乞旣經論駁雖使得之在珪必不皇安臣愚欲望 聖明從倪思所奏收還已降 指揮以存法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王宗孟叙復元官

指揮狀

奉

聖旨依

臣聞人主之予奪一付諸法則下無幸心不可

三百里

卷之二

八

劉甫

以有所姑息也王宗孟降官其叙復期限固有定法若於法當叙自合另呂保於所在州保明申尚書刑部不當自申三省樞密院之行甄叙事理顯然刑部旣稱期限未滿所乞難以施行今乃降 特旨即與叙復則於法終爲有礙若用立 皇太子赦推恩則赦文不曾該載不當獨復宗孟之官若以爲宗孟元坐罪輕則番軍走失不爲無罪兼先來兵官成邦達等或援例陳乞朝廷何以拒之若行之於宗孟而不行於邦

達等則又非所以示用法之平也臣反覆思之誠有未安欲望 聖明收還已降王宗孟特與叙復元官 旨揮令候期限滿日照條陳乞度明至公以杜僥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嘉定元年請 對劄子一四月初四日

臣聞人主所以維持天下者法也法立於上守之而無或紊則主權日尊朝綱日肅人心日正國勢日安法雖存而以私意紊之則其源一開其流滋甚其極遂至於不可復反自古天下之

三十一

表叙三

九

一

三

治亂未有不由於法守之存否也夫權當出於君上而非臣下之所得專政當行於廟堂而非左右之所得與此法守之至嚴人人而能知之也自韓侂胄以肺腑奔走夤緣親近乘間投隙獲售其私始得以竊 陛下之權而侵廟堂之事侂胄之所自處既越乎法守之外一時傳會之黨各以其私求侂胄而侂胄亦以其私應之人人得遂其私而 國家之法不復問矣故其極也以武弁而專軍國以私家而擬宮闈以書

史而盜節鉞之崇以廝役工技而處橫行遙郡之貴凡其所施行於天下者無一而不亂乎法焉 陛下正侂冑之誅而士大夫軍民無不欣悅者以其徇私廢法乃怨怒之所同歸也故法者天下之至公雖人主不得而私也而况於臣下乎今日之事處流弊之極則懲創改革尤不可以不嚴 陛下當爲 祖 宗守法而謹之於宮掖群臣當爲 陛下守法而正之於朝廷君臣之間協德一意而無或以其私間之斯可矣臣以踈愚待罪西掖每恩賞遷轉考諸舊章而不合者不敢不以繳奏 陛下必欣然開納邇者內侍四人放令逐便命由中出瑣闥封駁至再而 陛下特爲寢已行之命臣有以窺仰聖意未嘗不及於守法也然而改之於出令之後不若杜之於未行之先臣願 陛下深戒權臣亂法之失益以 祖 宗垂法爲念內而宮掖外而朝廷皆明示以 聖意使相與奉承凡命令之行悉遵成憲其有法所不當得者

一切拒絕以肅紀綱以正人心臣不勝惓惓

二奉  
聖旨依

臣仰惟陛下自更化以來渙發德音博延  
讜論始自列位下逮草茅開導使言惟恐弗及  
中外臣子皆以爲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莫不摠  
忠効誠竭其知慮以願禪聖治之萬一蓋十  
四五年權臣壅蔽之害一旦悉除嘉言日聞下  
情日達可不謂之盛美哉臣竊以爲求言非難  
用言爲難樂於求之而不切於用之則實不稱  
名亦終於無益而已去歲之冬臣僚有請將抗  
論權臣以言得罪之人優加旌表者陛下旣  
從之矣而及今數月未聞有所甄錄有請令內  
而侍從給舍臺諫外而監司帥守各舉人材者  
陛下旣行之矣而及今數月罕聞有所選拔至  
於邇者臣僚建請專置一局搜剔浮費痛加  
撙節此乃祖宗盛時之所常行而今日之  
所尤急者陛下亦已降旨依奏矣而兩月  
之間猶未有施行之實焉如此之類臣恐天下

未能無惑也蓋已聽之言猶不果用則求言之  
意殆類虛文臣愚欲望 陛下申命大臣檢會  
去年十一月以後應臣僚陳請關於紀綱風化  
革弊便民等事有聽而未行行而未盡者次第  
條舉斷在必行雖士庶之言苟有可用皆加采  
擇不爲文具庶幾名實相稱治道可興誠非小  
補

三

臣竊見行人持書鄰境已遂還報要約漸定偃  
兵可期 陛下志在生靈不憚屈己以圖安靖  
之福如函首之議群聽不能無疑特以和好成  
否待此而決權其輕重未免俯從固有所不得  
已也臣區區愚慮猶恐在敵之詐難防而在我  
之情易怠要須敵兵盡退地界已歸信使往來  
一如前日斯可保其無他今

川陝關隘而斂兵交界未有定期若彼之所求  
於我者皆先以與之彼旣得計或乃指摘細微  
遽變前約則事勢掣肘爲患益深竊聞小使先

行已令一一商確 聖慮所及必極周詳而虜  
之爲謀猶未可料臣願 陛下與大臣更加審  
慮自今以後應接之際尤須斟酌得宜如所與  
銀幣必須敵人歛兵交界之後方可交割仍  
詔邊面諸將申嚴隄備不得以信使已遣之故  
便弛關防要使敵詐不萌以遂 陛下屈己息  
民之意實海內之幸

繳程錫知興國軍韓杞權通判寧國

府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十三

五正

平本十六

委議二

臣昨日獲對 清光方力陳守法之說苟除授  
之際於法有礙者豈敢不爲 陛下言之臣照  
得嘉泰二年二月 旨揮今後曾經作縣又曾經  
通判任蒲人與川廣小郡行之已久近者前通  
判澧州廬炳以邊警之際嘗准 旨揮攝郡將  
及滿歲宣勞稍多處之武岡猶爲有說今程錫  
作縣之後方歷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止合在  
川廣小郡之選乃遂畀以內地則來者援例干  
請紛紛不已將何以拒之乎至於京官必歷知



縣而後可任通判則自 孝宗以來每加申嚴  
韓杞年甫三十自入仕以來全無履歷止是特  
添差寧海軍簽判之後便與添差通判殊爲僥  
幸此蓋權臣徇私紊法更化之初正當力革其  
弊今乃乞以添差不釐務改授正任通判爲杞  
之計則得矣然宣城大藩正賴倅貳協力郡政  
杞膏粱之子更事未多豈宜遽使處此臣愚欲  
望 聖明收還程錫韓杞 新命別與合入差  
遣以明守法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三八

奏議二

十四

五五

繳揚舜卿贈節度使 旨揮狀

臣恭聞 陛下嗣位之初臺諫官列名論奏揚  
舜卿與陳源林億年陰爲鬼蜮翻覆 宮闈滔  
天之惡中外切齒原情定罪合即嚴誅乞投之四  
裔以禦魍魅 陛下嘉納其言即將舜卿罷逐  
迹其罪狀自應終身不齒及權臣用事乃以私  
意浸與叙復使舜卿復得以遙郡承宣使奉祠  
殊爲僥幸今舜卿雖已死固 聖世之罪人豈  
容超贈節鉞寵以所不當得之官乎據吏部供

到狀內侍贈官並係特降 旨揮即無條法臣  
竊以爲無法而援例乃是循襲之弊方 陛下  
更化之初凡事當一付之法若使臣下援例有  
請紊煩宸聽一一爲特降 內批亦非所以示  
天下之至公也兼曾任入 內內侍省都知副  
都知押班蓋非一人若不問官之高卑皆得例  
贈節鉞則名器太濫亦所當革臣愚欲望 聖  
斷將楊舜卿贈節度使 旨揮更不施行以明  
正其罪仍有司稽考典故將內侍合贈官人  
審酌輕重高下立爲定法永遠遵守以革援例  
干求 內批超越追贈之弊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安豐縣令沈炫改差湖北安撫司

幹辦公事

旨揮狀

奉聖旨依

臣聞爲政之患莫大乎啓僥倖之門凡法之所  
不當得者皆僥幸之所自啓也無法而援例其  
弊猶在所當革况無法無例而一旦創見者乎  
初磨勘改官入知縣人非緣邊軍興雖不拘常

制不得舉辟別差遣其奏舉從事郎以上知縣  
縣今准此此法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辟舉猶  
不可則堂除改差其不可明甚况沿邊知縣在  
一三事體爲尤重於所當重者而創例以害法  
爲不可尤明甚矣且兩淮蹂踐之餘流徙未  
復 陛下方選擇使命委以賑恤安集之事正  
須責任守令各盡其職使官吏軍民皆有固心  
則凡便民之政可以次第脩舉今使爲縣者或  
得以僥幸改除而去則其他知縣孰不懷覬覦  
之望是便一人之私而使沿邊數路之官吏皆  
無固志無乃尤不可乎况堂除幹官亦有定格  
未聞見任知縣未滿無故而改差幹官者今來  
沈炫係開禧三年正月到任方書一考臣質之  
成法叅之近例既無一可不敢不以爲言欲望  
聖明收還已降 旨揮以戒沿邊官吏使不得  
妄起僥幸之念其於邊事誠非小補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繳申明閣門供職及十年許注州鈐

路分

旨揮狀

奉一  
聖旨依

臣恭惟陛下收還大權一正綱紀自權臣盜政以來十餘年之積弊無不次第改革天下拭目以觀惟新之治其盛其休今者閣門建請將閣門近日循習弊事並行釐正尤爲允當但其間猶有節目未盡者臣不敢不爲陛下言之檢准淳熙重修尚書右選令諸閣門供職宣贊舍人祇候許兼京局并內諸司不許兼在外差遣此固祖宗之成法不可不守者也近

三才

三才

十七

余

年以來閣門供職人往往不俟年限之滿預陳乞鈐轄路分等差遣仍在閣門供職闕次一到徑可之官蓋身爲內官而待外官之闕此法之所無而不可不革者也今陛下旣令照應紹熙二年指揮候任職及拾年日經閣門陳乞則自今日以前未及拾年陳乞除授待闕之人實爲僥幸若皆置而不問則後來者將未免復有覬幸萬一之心臣愚欲望聖明除依今來已得指揮外更令閣門刷具見供職閣門宣

贄舍人已下已授州鈐轄路分將副差遣者並  
行追寢只令依舊在閣門供職候及十年方許  
別行陳乞令閣門保明申樞密院照條除授其  
先來除授外任已曾赴上者與免追改候今任  
滿日依舊且與本等差遣如已任路分年限未  
滿之人只再路分已任將副之人只再將副不  
得升等除授庶幾事體均一人無倖心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知津知湖州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三三

未及三

一八

百

臣恭覩三月十九日 詔書以監司郡守更相  
倣倣貪婪無厭狼籍已甚特加訓飭以勵將來  
聖謨洋洋中外聳動臣竊窺 陛下之意切  
於爲民欲懲貪人以興善治則監司郡守之除  
授固不可不審也吳興今股肱郡非他州比近  
者臺臣劾奏前守臣周夢祥及待闕人丁大同  
徐煇皆以其人姦貪不可任近輔承流之寄  
陛下垂聽悉從罷斥公論皆以爲當地望旣重  
正宜謹擇其人彼陳知津者趨嚮庸凡素行猥

鄙歷官既久初無能聲其守筠州肆為貪黷售鬻舉狀皆有定價招刺兵卒非賄不行刻剝侵漁無所顧忌監司有聞其事者欲按治之而知津已及終更僥幸脫去議者籍籍懷不自安得替踰年不敢即求差遣今若遽以近輔民社之重付之他日為吳興之害何以異於周夢祥之徒乎方陛下興治革弊之初臣既有所聞不容隱默欲望 聖明將陳知津除命特賜寢罷其湖州守臣必選朝士之公正廉潔有材望風力者然後命之庶幾清白之風興于輔郡可以仰稱 明詔風厲四方於厲精更化之意不為無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 皇太子宮修蓋修內司臨安府

轉運司官吏推恩 旨揮狀奉 聖旨依

臣近因請 對嘗奏乞 陛下以 祖 宗垂

法為念凡命令之行悉遵成憲其有法所不當得

者一切拒絕即蒙 聖慈開納降 旨依奏臣

有以知 陛下作新政治思所以裁抑僥幸者

如此不以臣言爲僭而樂於聽從也今來修蓋  
皇太子宮畢工逐處官吏推恩即未審有無典  
故可以爲據若果有典故則是法所當得亦當  
從朝廷檢照明降 旨揮則與之可以無疑而  
受之者亦可以無愧自不必以 內批施行也若  
典故之所無而以 內批行之則於 陛下裁  
抑僥幸之意恐有未安臣愚欲望 聖明以臣  
所奏下三省考詳 祖 宗典故別降處分如  
無典故即將今來已降 旨揮更不施行庶爲  
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三舟二

卷之三

二十一

德

繳李秉特轉一官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臣聞賞典之行有當有不當當其宜則人無異  
議而得之者可安苟少未當焉則不惟人竊議  
之而得之者亦未免自疑矣照得李秉以去年  
十二月九日差提舉欽奉 成肅皇后几筵十  
二月二十五日差 壽慈宮提舉皆在 成肅  
皇后附廟之後則是 祔廟賞典固非秉所當  
得今與依例轉行一官則秉固不容以不辭臣

所謂得之者亦未免自疑正以此也若不許其  
辭特令一就推恩則恐人人得以竊議其後於  
隸亦何安乎臣愚欲望 聖慈因隸控免收還  
已降 旨揮庶幾前日之予足以示 陛下之  
恩今日之辭足以全隸之遜其於事體實為兩  
全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張挺理作自陳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臣聞之孔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  
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

三升八

奏議二

十一

德

近者 陛下深疾臧吏明正典刑如李澄之追  
官謫居胡哀之配隸籍沒而曹槐以貪墨為監  
司所發亦追兩官勒停一時人心稍知做懼如  
張挺者猥繆庸邪無足比數自其為郡已玷臺  
評徒以權臣徇私濫畀使節詳刑兩路贓污狼  
籍復使將漕湖北兼知鄂州臣僚歷疏其罪僅  
從罷免考其所疏挺累任姦臧皆有實狀其甚  
者至於諸子衆妾交通關節則其為州縣生靈  
之害亦何所不至哉挺恃權臣之私求進不已



去歲復授以廣東提刑雖臺臣劾奏尚得祠祿  
今國法方正公論方明堦乃李澄胡衷之流  
其得家居奉祠已爲幸免反於此時嘗試朝廷  
敢有干請乞必宮觀理作自陳孔子之所謂小  
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者非堦之謂乎况延閣  
之職所以優獎賢材堦罪惡著聞不應復玷此  
選兼考之官簿其年已七十有五自合休致若  
以其干請之故改爲自陳則數月之間又將覬  
望麾節老不知止其爲民害必甚於前矣臣愚  
欲望聖明將張堦落職罷祠勒令致仕以正  
其不知愧耻嘗試朝廷之罪庶使貪濁之徒稍  
加戢斂亦小懲大戒之義也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林祖洽知寧國府

旨揮狀

奉聖旨依

臣聞漢宣帝始親政事厲精爲治常稱曰庶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拜刺史  
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

質其言宣帝所以致中興之治蓋由於此今

陛下一新治道誠欲上追宣帝之美其於選任  
二千石之際固不可不審也比年以來吏尚貪  
墨民力空虛一時大藩不過十數往往財計  
殫匱不可枝梧宣城本號樂土自傅伯壽李澄  
輩相繼爲守之後日以彫弊正須寬厚慈祥之  
吏搏節撫摩庶幾公私漸可蘇息林祖洽歷官  
雖久本無可稱在 孝宗時已以回邪貪贖爲  
臣僚所論矣總餉湖廣錢物不明近守當塗贓  
狀彰露及爲戶部專事誅求追逮鞭笞曾無虛  
日臺臣之所疏者皆可考也今使祖洽往守宣  
城將取其能養民耶將取其能理財耶取其能  
養民則祖洽之在戶部猶敢肆其迫切無所顧  
忌宣城之民其何以堪之取其能理財則其爲  
總餉其守當塗既有貪濁之聲今者日暮途遠  
必且滋甚聚斂之餘又將掩爲已有必無益於  
宣城之郡計也臣區區之愚以爲祖洽之所由  
所行在公議者已不可掩固難復委以二千石

之寄欲望 聖明收還林祖洽差知寧國府之命且令依舊宮觀別選良吏以惠此邦庶收政平訟理之効以無愧於漢宣帝之治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送大理寺看詳趙善謚元犯申省

旨揮狀

奉  
聖旨依

臣竊謂朝廷之用法不可流於苛亦不可失於縱辨雪訴理固當盡人之情而已經竄謫之人玩法慢令亦在所當懲也臣照得趙善謚以開

三十一

卷之三

十四

禧二年十月十一日除名勒停送沅州居住當年九月十五日建康府差人押發其善謚至寧國府稱病留醫曾經涉兩年不曾前去其子汝梧却經寧國府陳狀乞照 明堂大禮赦恩放父逐便寧國府爲之上聞刑部以爲不可乃申明朝廷行下寧國府差人押赴沅州雖據寧國府於今年四月初五日差將校楊俊等管押前去而其離寧國府以後行止遲速猶未可知也今以汝梧進狀之故令大理寺索案看詳竊恐善

謚既聞有此 旨揮必且多爲計較宿留中塗  
則是已勒停竄謫之人兩年之間不至貶所玩  
法慢令莫此爲甚於朝廷之體不無所傷臣愚  
欲望 聖明下尚書省行下寧國府更專差人  
日下催促趙善謚前去沅州候到令沅州知通  
保明具申照會其大理寺索案看詳 旨揮且  
行收寢候沅州保明申到日然後施行庶爲適  
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張宗尹權通判臨安府 旨揮狀

及書說三

七

奉  
聖旨依別與通判差遣

臣聞自古爲國之道固未嘗不以世臣爲重故  
凡勲臣之裔苟其志在立事有材可稱者皆當  
獎而任之誠不可以置而不用也若其庸凡驕  
惰初無所長則當以其先世之故優養而保全  
之不必輕任以事若張宗尹者生於勲閥素安  
豢養民情吏事皆非所閑雖曾歷添差通判寧  
國府一任未聞其爲搢紳所稱數也天府浩穰  
之地正賴倅貳以佐其長兼朝廷耳目所接人

之能否可以洞見正可於此考察材實以爲郡  
守監司之儲非得通練精敏之人豈可輕畀今  
使宗尹爲之恐必不勝其任若俟其到官之後  
曠闕已見然後黜之則又非所以保全勲裔之  
意矣臣愚欲望 聖明收還已降張宗尹差權  
通判臨安府 指筭別與差遣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行

育德堂奏議卷第二







育德堂奏議

四





育德堂奏議卷第四

繳黃瓌放罷

旨揮狀



卷四

臣聞人主操黜陟之柄必審功罪之宜功罪所  
審則即其事以明示天下是以進一人而天下  
莫不知所勸黜一人而天下莫不知所懲苟但  
黜其人而不明其罪則聞之者未詳其所自  
所以登重人下之觀聽也臣照得黃瓌畜  
無  
徒以結托鄉相之故自知峽  
判官既而又畀以直秘閣

奏議

瓌之在

夙月不為不久及聞武興之變

身

弃司存倉自棄下雖嘗貶秩放罷而鄉相曲為  
之地曾不兩旬授以憲節公議之不平蓋踰  
于此矣毛憲既罷朝廷以瓌暫攝帥事方郴州  
峒寇竊發未寧瓌既兼領兩司固當身任其責  
善為措畫期於弭患顧乃止以督捕付之趙彥  
拔以致飛虎軍統制邊寧等率兵輕進自取  
沒瓌方掩覆其事不以上聞非漕臣節次由  
且按趙彥拔之罪則朝廷無由知其詳定

憲攝帥權任匪輕而措置乖方奏報稽慢三師  
失將罪奚可逃今止從罷黜而不明其所以罷  
黜之由臣竊惑之欲望 聖明特降 旨揮正  
環之罪奪其貼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黜環  
之意所有新除提刑胡槻未交割職事以前其  
郴州峒寇尤須謹防乞 詔湖南安撫司專一  
嚴行隄備相度事宜從長區處庶幾一方早獲  
寧靖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具時政缺失狀

准尚書

奏議曰

名子節文一檢照

隆興元年上

旱蝗

侍從臺諫兩省官各條具時政

失五月二十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令

侍從臺諫兩省官各條具聞奏臣仰惟 陛下

寅畏天戒發於至誠乃數月以來常暘為沴蠶

輅親禱甘澤沛然近者飛蝗蔽天衆目駭見

陛下復於禁中致祈再下減膳之 詔而蝗亦

漸希誠之格天其應如響猶且君臣之間相與

警戒申飭在位各條時政之闕雖商湯之六事

自責周宣之側身修行何以過之臣叨與論思  
慙立補報敢不恭承 明詔俯罄愚衷臣謹條  
具如後

一自更化以來邊戍未解廟堂之上方以此  
事爲急而常程庶務未免悠悠四方申請  
或不時決如開禧二年沔州興元府諸軍  
暴震營德安府守城義勇土豪等賞皆至  
今年五月而後行下諸州獄案刑部有以  
去年十月申省而今年四月方送刑部大  
理寺重別看詳者推此言之竊恐幾務之  
煩必有壅滯欲望 聖慈命二三大臣委  
之宰屬凡賞功奏案等事量其緩急輕重  
各立日限期以予決其他庶務亦各及時  
施行庶幾事無留礙足以感召和氣  
一兩淮流民去冬散入江南諸郡者無慮百  
萬今春漸令歸業固爲善意而沿江郡守  
或欲以流民不在境內爲名未免驅迫使  
去不顧其它此皆 陛下赤子使之狼狽

而死誠可憫傷今邊事既息流民之未歸者皆有復見鄉井之幸但恐衣食不充室廬未葺農器罕種不能自備必須官中多方賑救庶幾漸可存活欲望 聖慈軫念邊民汲汲經理精選慈惠惻怛公正勤敏之士爲之郡守給以錢物責以勞來還定之事其荆襄等路沿邊去處並與兩淮一體施行此於今日最爲急務

一江淞以南諸郡今歲得雨大抵後時又蝗蝻之災所在多有雖數千里之廣未必盡同然度秋成之入比之常歲必已大虧尋常長民之吏多是諱言災傷樂爲諛說雖旱蝗所損徃徃不盡以其實上聞致使備豫後時民受其害兼近日人情易動州縣權輕如浙東諸郡未得雨之前姦民已有乘時剽竊生事者若值歉歲豈可不預爲之防欲望 聖慈明詔諸路監司郡守各以其所部州縣得雨早晚飛蝗多寡及早

晚田所收分數多寡隨時從實具申尚書省不得輒有隱蔽其因旱蝗失收去處就令預行審度賑糶等事併以上聞取朝廷量酌緩急從宜應副州縣之吏有不以歲歉民窮爲念肆意誅求者監司按劾以聞如知而不舉致臺諫官劾奏者其監司併坐之此亦仁政之所當汲汲者也

一全蜀四路地狹民貧養兵費重自邊事以來賦歛增益科率頻繁數十郡之民皆受

奏議四

上

其害四川總領所固嘗以其事上聞而

朝廷用度方迫未暇及遠比者總領所復奏請照 乾道四年旨揮委宣制兩司從實考覈通蜀財而歸一以收對支省節浮冗立爲經久可行之制 陛下已可其奏今虜既許還關隘沿邊漸可撤戍不可不及此時講求利害早爲之所欲望 聖慈行下四川宣撫及制置司總領所公共商榷凡可以少寬民力者一一審酌其宜條

列聞奏凡兩年間所增科歛名目一切罷去庶使撫摩之恩及於萬里之外臣切聞太史局近奏太白經天又火土二星合於井宿天變非輕而野皆在益蜀民受禍既深不可不慮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急圖之

右謹條具如前臣愚無似不足以仰稱陛下虛已求言之意俯伏震懼臣竊復惟念自去年十一月以後言路既開斯民疾苦無不達於

宸聽然或聽而未行或行而未盡於天下望治之意猶有所不滿焉者臣願陛下斷自今日期於力行之一月而有一月之効行之數月而有數月之効則可以易危爲安轉災爲福誠宗社生靈之幸臣不勝倦倦

乞

宣押宰執赴堂治事狀

奉聖旨依

臣准詔條具時政闕失臣除已別狀條具外竊思念事有關繫至重者不敢不爲陛下言之臣竊見宰臣錢象祖見請朝參等假五日方

以疾求去而一二執政亦皆辭位出關雖已宣  
押歸府猶未赴赴 國忌行香數日之間中書  
門下省所出錄黃不過一二件止衆知政事一  
人繫書兼聞自 內降出群臣章奏之類宰臣  
皆不承受施行臣反覆思之時政之所當急孰  
先於此仰惟 陛下自更化以來於今蓋九閱  
月矣人才雖漸進而政令未盡脩明權綱雖少  
正而蠹弊未甚懲革信使雖已出境邊事雖可  
浸寧而沿邊數千里蕩爲丘墟死者銜冤無窮  
生者無以免死又亢旱之後繼以飛蝗歲事可  
憂人情惶惑內而彌縫輔贊之道外而經理還  
定之方推而至於燮理陰陽消弭災異孰非一  
二大臣所當任哉比者 陛下減膳責躬講求  
缺政諸大臣引咎求罷於禮爲宜溫詔既頒眷  
留已至大臣固當仰體 聖意各安厥官同心  
協誠孜孜愛日凡內外之事所當任者慮之而  
及其時施之而由其序庶幾可以導迎和氣上  
感天心今徒從事於辭遜之虛文而不思圖回



之實事臣雖至愚知其不可且自五月以後  
陛下御殿延見群臣及輔臣入堂治事之日最  
爲稀少萬幾雍滯可想而知若使時平歲豐天  
下無事君臣之間猶當兢兢業業日不遑寧今  
民之失所者不知其幾人弊之未革者不知其  
幾事而廟堂之上引疾家居豈陛下所以望  
於大臣者哉臣區區之愚欲望陛下申詔大  
臣諭以聖意特遣中使宣押赴堂自初五日  
以後治事如故其有丐去之章並卻而不受庶  
幾股肱之臣交修協濟積滯之務可以漸清誠  
弭災召和之本也臣職在獻納冒昧奏聞如蒙  
聖慈俯垂采擇乞就今晚即降旨揮施行

侍從兩省官應

詔舉監司狀

內一項

一臣某舉朝奉大夫樞密院編修官兼莊文府  
教授劉榘操行謹恪處事審詳愛民之心期於  
自見治縣佐郡皆有聲稱朝散郎行太常寺主  
簿劉允濟性資淳實儒雅自將接物和平而介  
然有守長溪最號劇邑獨以治辦不擾聞朝奉

郎王管台州宗道觀趙幼聞識趙過人操持不苟居官廉介孜孜爲民作縣之後一任幹官兩任通判而恬於仕進不求人知

繳戴坦特循一資

旨揮狀

奉聖旨依

臣聞賞典之行 國家所以獎勸天下不以輕重大小期於當其實而已苟未得其實則賞雖至微固未可以輕予誠恐賞及一人而啓他人僥幸之心也自兵興以來沿邊官吏以勞受賞者固非一人蓋末有不由宣撫制置等司保明

委札口

九

聞奏者今來戴坦自陳謂昨以鹽城縣尉暫攝邑事捍禦番軍保全一邑知州李郁嘗奏之于朝及淮東提舉趙善認以本縣士民列狀委楚州通判邵困究實備申督府乞免行下江淮制置使司覈實保明徑與優加推賞在坦希賞之情固惟恐其不速而朝廷行賞之公則豈容不審其實乎臣照得李郁止是以所知舉坦本非明奏其功郁旣爲守臣若坦保全鹽城之勞果不可掩則山陽奏功之時自合併行保奏不應

泛以所知舉之兼督府雖以提舉司備申事理  
關送三省樞密院亦不曾明言合與推賞朝廷  
委江淮制置司覈實已爲允當垠乃以一尉之  
微冒昧自陳乞徑行推賞無乃不可乎選人循  
資雖若不足道然垠之請旣行則凡兩歲之內  
効官于邊者皆可自敘勞績千求遷轉則是賞  
一人而使他人皆有僥幸之心尤爲不可臣愚  
欲望 聖明將已降戴垠特與循資 旨揮且  
行收寢依舊委江淮制置司覈實保明候到量  
其輕重卻與推賞亦未爲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趙師彛寶謨閣學士知江陵府充  
京西湖北路制置使 旨揮狀奉 聖旨

趙師彛復寶謨閣直  
學士依所乞與宮觀

臣聞人主之除授必衆諸天下之公論用一人  
焉而衆無異議則與之可以無疑而得之者亦  
可以無愧苟除命之出而士大夫國人多以爲  
不可則不如勿用之愈也趙師彛天資淳薄素

行貪污三守臨安賊狀狼籍蓋舉天下之人而能言之其諂附權倖不顧廉恥亦舉天下之人而能言之臣不敢縷數其事以瀆 天聽去冬師罷起守鎮江臣已濫玷西掖固心疑其不可徒以多事之時全材難得師罷少有材力未可輕廢故於命下之日即與書行既而搢紳士子徃徃責臣以爲師罷之姦貪豈容置而不問臣固已自愧其書行之過矣及朝廷以中外臣庶所上封事付後省看詳徃徃以爲如師罷之罪略類李澄而黜陟不同公論憤鬱至於都城市井之人聞師罷復用亦莫不有漏網之恨然使師罷自悔前非力行善政則匿瑕掩過豈非

陛下所以用師罷意哉今聞師罷之在鎮江復以操切爲術流民在境內迫逐而去之幸其渡江則盡撤去其所居蓆屋使之不可復回師罷縱未能體 陛下視民如傷之心推 陛下勞來安集之政亦何忍輕視民命若此此又道路徃來之人莫不能言之者也今一旦授以真學

士之職付以兩路制置使之權臣不知搢紳士子市井道路之言將以爲可乎將以爲不可乎京西湖北疆事始寧瘡痍特甚陛下設制置使之意委寄不輕宜擇德望誠實體國愛民之人而後命之師異庸鄙誕謾人所譏笑何足以任此責鎮江去朝廷不遠師異猶不知仰承

聖志敢事刻薄若使遠臨帥閫必且專任其私復逞故態臣豈敢不於今日以所素聞於公論者爲陛下言之欲望 聖明將已降趙師異

依舊寶護閣學士改差知江陵府充京西湖北路制置使之 命亟行寢罷仍依師異所乞且與宮觀以合天下之公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應 詔舉邊郡太守狀

臣伏覩朝奉郎充江淮制置大使司叅議官李大東器業傳家材猷強敏通練民事志在驅馳昨宰嚴之桐廬獨稱治辦其在制幙宣勞居多承議郎提轄行在樞貨務都茶場鎮江府置司趙師道臨民慈惠處事疏通向丞邵武之泰寧

臣適備數福建提舉已知其人既而治縣佐州皆有民譽此二人者資歷已深若任以邊面要郡必能稱職臣今薦舉二人堪充邊郡太守任使

繳揚九鼎乞解官終喪不允 旨揮

狀

奉聖旨依

臣聞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聖人之格言萬世所不可易也揚九鼎去年八月十七日以知無為軍丁母憂未幾而起復又未幾而改知蘄

奏議四

一三

九三

州今其母喪猶未期年也感歲時之變遷哀慕之情於人子之心必有不容已者兼臣照得趙善認以開禧二年十二月起復除淮東提舉三年七月已因善認之請許其解官終喪今沿邊諸路以起復在任者惟九鼎一人方今年二月九鼎有請之時邊事未定朝廷不從其請猶為有名今邊事既寧而九鼎親喪未葬恩義輕重固自曉然觀九鼎所請之辭已為懇切母子之愛人孰無之若察其至情聽其歸畢葬事乃所

以成九鼎之孝而教天下以移忠也亦何必強  
留九鼎使之懷不皇安乎臣愚欲望 聖慈依  
九鼎所乞許令解官持服以遵禮制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行

嘉定元年請 對劄子一七月二

臣聞一代之治必有立國之規善繼治者因其  
成規而增益之則可以保國於長久矣恭惟

皇家聖明相承世守一道以禮義名節作成士  
大夫以德意利澤涵育黎庶公道昭明而士習

三

美議四

一四

生

純一仁恩浹洽而民心不搖其所以植數百年  
之業者實在於此 陛下光紹大統率循遠模

聖德日新考之 祖 宗而無間然者故雖姦

臣盜政黨與浸成而能收威福於不動聲色之  
間狂虜阻兵變詐難測而能弭干戈於文告既

脩之後內平而外定遠至而邇安自非 祖

宗積累之深 陛下持循之謹名義之在士大

夫者彰灼而不可誣德澤之在民心者固結而  
不可解則何以轉禍為福易危為安其明効大

驗若是哉然而權臣用事以來儉邪傳會措克肆行斲喪士心而戕賊民命其害及於根本者亦已多矣補弊圖全正在今日 祖 宗立國之意以垂千載不拔之基亦豈有他道哉大臣協心而權柄不移近臣舉職而紀綱不紊登用中正以絕黨偏之累保合和平以遏傾險之萌則 君道尊宗朝廷輯睦而 祖 宗所以作成士大夫者庶乎其可復矣責任長吏以恤困窮謹擇監司以訪疾苦蠲省苛刻而愁歎之聲日銷抑退姦貪而侵漁之患日戢則里閭蘇息州縣少寬而 祖 宗所以涵育黎元者庶乎其不失矣風化成於士大夫恩意達於黎元則根本深長元氣充實推此二美日增而月益之享國久長之道孰有外於此者此固 陛下之所已行而臣區區愚忠敢復以爲獻惟 陛下與二三大臣推克艱之誠盡力行之實以爲宗社無窮之休天下幸甚



臣聞 慶曆中契丹志在渝盟遣使求地 仁  
宗皇帝命富弼往使遂全兩國之好誓約既定  
天下無虞而弼乃始條經理河北之策以爲媿  
書上聞中外莫知爲計不免益以金帛苟一時  
之安又欲以苟安之勢遂爲無事其言諄諄懇  
切發於至誠蓋先正大臣所以爲 國家慮者  
惟恐其不遠也恭惟 陛下念生靈之塗炭屈  
己偃兵使命一行干戈遂戢而 陛下方懷深  
長之慮立經久之規以留都處舊弼而命之制  
置江淮以上流付從臣而命之制置京西湖北  
至於四川之遠則宣撫制置兩司實同任之臣  
竊窺 聖意固欲及事定之始經理邊防以弭  
後患而二三大臣莫不以富弼之所慮贊 陛  
下之所欲爲也制治之道及其時而爲之則可  
以一勞而求逸失其時而不爲則它日將有不  
及事之悔臣願 陛下詔制置宣撫之臣隨其  
所統路分博詢詳究凡可以除害興利垂諸久  
遠者講究條畫悉以上聞仍 命二三大臣更

加審酌取其可行者次第行之苟可以便民毋吝於小費苟可以利國毋沮於浮言委任責成以要其効則陛下經理之費不爲虛文而久安之勢庶幾其可保矣惟陛下留神

三

臣恭聞太祖太宗立國之初財用大計本無內外之間凡用兵賑給少有所闕則許三司貸於內藏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至於真宗仁宗則歲撥內藏緡錢以助三司經費哲宗

本朝四

一七

文月

元祐中亦倣而行之見諸國史皆可攷也孝宗隆興之初新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奏乞錢糧知靜江府方滋奏乞買馬本錢皆以內庫金銀應副乾道元年減免兩浙災傷州軍身丁錢絹亦以內庫銀絹撥還戶部其事尤爲切近所當舉行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十有五載無宮室苑囿之奉無遊畋玩好之娛內庫所儲正欲以備緩急之用今邊事之後國計日虛而歲遺之數遽加於舊兩淮新置武定軍尤費

供億重以沿邊之地流民始歸江浙諸州旱蝗  
爲害所當軫卹盖非一端州縣方仰給朝廷紛  
紛有請而朝廷乃以事力不足未能盡從惟

陛下念國步之方艱憂民生之日困搏節於內  
以拯救之庶幾邦計少舒人心欣戴臣愚欲望  
聖慈仰法 祖 宗一定之規近述 孝宗已

行之意自今後應緣經理邊郡收復流亡及賑  
恤飢荒等事朝廷有不能盡給者特以內藏庫  
錢物通融應副或許時暫借撥續次收簇補還

奏議四

十一

上

其所裨益誠非淺淺惟 陛下垂聽天下幸甚

刑部侍郎舉自代狀

臣伏覩承議郎新權通判徽州軍州事潘震奮  
自儒科閑于吏事材猷彊敏識慮周詳舉以代  
臣實允公議

吏部侍郎舉自代狀

臣伏覩從事郎新差兩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  
事王棐早以文學有聲上庠從事近藩悉心裨  
贊業履之茂士流所推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應 詔舉所知狀

臣伏覩朝請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劉彌正性資淳實履行清修學有家傳能濟其美比在班列衆譽翕然司庾淮東當邊事擾攘之後廉勤搏節公私以寬朝廷察知其才就遷將漕益能布宣德意約己愛民惻怛慈祥孚于一路若加進用必有可觀朝奉郎新權發遣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錢文子學博見明發爲文采初以上舍兩優釋褐任滿例當中除而權臣擅朝耻於求售俯就知縣實惠及民後爲學官旋復丐郡以去難進易退士多稱之將漕成都宣勞已久詳刑湖外未足以究所施朝議大夫劉崇之識趣高明意氣磊落早由簡拔歷事三朝將指湖南究心民事亦以權臣排擯家食累年旣而驅馳西州遂總軍餉轉輸方急期會無愆吳曦旣有逆謀首加逼脅崇之迫不得已絜身東歸雖嘗謫官已蒙恩叙復方人才難得之際亦恐不可使之久閑是三人者臣皆熟知其爲人竊

以爲宜備采擇

條具楮幣利害狀

准吏部牒承嘉定二年二月十八日都省劄子  
臣寮上言楮券之弊至今日而極請令侍從兩  
省以下各條具所見何者爲目前救弊之策何  
者爲經久通行之道並限五日疏列來上三省  
同奉 聖旨依須至奏聞者右臣竊以爲號令  
之行主於便民去秋以會子折閱遂下稱提之  
令固所以爲民也然諸路州軍自通行會子以  
來每貫鮮有兌及七百者今一槩拘以七百四  
十之數固自難齊官中所出之錢旣不能多未  
免務爲一切反以遺患故一時流弊有如臣寮  
之所言者今旣已灼知其害不容坐視則變而  
通之乃所以爲民莫若明降 指揮除臨安府  
在城內外已兌七百四十外其諸路州軍民間  
私相兌便有未能頓增去處令所在守臣更切  
從宜措置務要兌價以漸增長公私兩便不得  
輒有抑勒反爲民病目前救弊之策宜無急於

此者至於經久通行之道則當究其源流詳爲區處去秋嘗以臣寮奏請及白劄子所陳利害令侍從兩省臺諫詳議大略皆以爲軍興以後所出會子過多欲多方收換第十一界會子以救其弊朝廷亦已畧見於施行若使收換之數日多支出之數日損積以歲月會子之在民間者漸少則其勢不得不重其價不得不增然而內地之和糴邊郡之賑卹三總領之科降仰給於朝廷者其數不少恐不免更藉會子逐急應副則是雖收之於彼而復出之於此所收之數不足以勝所出則欲重會子其勢誠難此則朝廷斟酌盈虛思所以爲久遠之利者次第行之而已區區之愚惟 聖明采擇

應 詔薦郎狀

臣伏覩朝請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俞亨宗儒雅老成趨操不苟自其治縣已以材稱嘗登周行不求幸進家食累歲安靜無營起守臨漳號爲治辦比司冶鑄遂職轉輸適當多事

之餘能節浮費得楮券肆萬及米萬石撥付沿江諸郡賑給流民其年雖高蔚有風采朝請郎行司農寺主簿留恭大臣之子以家法自將履行溫良臨事謹恪兩爲郡貳見謂寬平昨守南康愛民戢吏區處郡事巨細有條將及期年遽以憂去郡人至今惜之簿正大農未足展布臣區區之愚竊謂此二人者可備采擇

應 詔條上封事

准吏部牒承嘉定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都省劄

奏疏四

二十一

石

子三省同奉 御筆節文天久不雨慮傷禾稼應兩省侍從臺諫暨百執事之臣並許條上封事臣仰惟 陛下寅畏之誠對越天地仁儉之德追企帝王自更化以來憂勤匪懈宜蒙嘉應以底豐年而兩歲之間旱蝗爲沴近自畿甸遠及淮堧飢疫相仍死亡枕藉獨幸二麥小熟尚可支梧深謂今秋庶幾一稔而入夏以後復苦亢陽祈禱雖周膏澤未沛凡在艱食之地復羅閔雨之憂民之餘生何以自保 陛下哀矜惻

恒發於中心汲汲求言兢兢罪已內外臣子孰不樂於納忠况臣久玷論思慙無補報敢不勉竭愚陋以禪 聖明臣謹條三事如後

一臣聞人主之爲天下所以上與天通而下服民心者惟公道而已曩者權臣擅朝屏弃公道專任私情其極至於竊弄兵權流毒天下權臣旣斥公道復開兩年以來公卿大夫之論未嘗不欲扶植此道見諸設施盡革十餘年蠹弊之源以培千百載久

長之業也竊覩近事乃不盡然爵賞之有所濫加法令之有所特貸命由中出人皆致疑諫臣嘗以爲言 陛下已可其奏旣往者雖若無及方來者尤當預防正本澄源不可不深加 聖慮也蓋恩施於所不當得則不得者起觖望之意法弛於所當罪則同罪者懷忿怨之情積其不平皆足以干和氣况夫公道易晦私意易滋開端之漸初若甚微而流弊之深將不可禁安



可不謹之又謹哉臣願陛下以主張公道爲心大臣以修明公道爲任進退賞罰必盡循天下之至公而私意毋得以干之批旨之所行苟有未安則大臣不嫌於執奏詔令之所達苟有未當則給舍不憚於封還內外相維一歸於正明白洞達而無所容議焉則國體尊崇人心悅服而天地之至和自應矣

一臣竊見自五月以來三省樞密院所進擬施行事至爲稀少蓋以丞相辭免新命至于六七猶未治事而二三執政方待丞相之出不欲專有所行朝廷之上從容推遜固爲盛時之美然當此旱暵之際又當以宣堙鬱疏壅滯爲念可也四方之陳請關於民瘼列郡之奏讞繫於民命士大夫之任滿而來者皆欲得差遣其被罷而歸者皆欲得祠祿彼其徯望朝廷之意惟恐報應之或遲也今至於一月之間少所予決

則何以慰其望哉臣願陛下特遣中使  
宣召相臣入對便殿諭以聖意押赴  
都堂治事或相臣尚以微恙未可造朝則  
照已降指揮且令執政一面書擬其事  
稍重者關白相臣相與議定而後聞奏則  
於事體自爲兩全凡陳請之未報者報之  
必使其無留事奏讞之未下者下之必使  
其無淹獄待差遣者量其材否隨宜而授  
以釋其久旅之困請祠祿者視其久近循  
次而與以慰其家食之情庶幾德意流通  
中外無壅其於導迎和氣不爲無補

一臣恭覩御筆已再令內藏庫撥錢接濟

拯救民命此命既下都城之民孰不仰戴  
陛下生死骨肉之恩然臣竊以爲內外遠  
近無非陛下之赤子惻怛之惠既及於  
都城則軫恤之恩當循而達之天下可也  
臣去秋請對嘗奏乞檢照祖宗成  
憲應收復流亡賑救飢荒等事朝廷有不

能盡給者特以內藏庫錢物通融應副雖  
蒙 聖慈付之三省而未及施行今國計  
日虛民力日竭目前遭旱去處皆是去歲  
狼狽之餘况於兩淮乍歸之民有田而不  
可種求生無路實可憫傷 陛下平日自  
奉簡約未嘗妄費一錢誠於此時出其所  
積以救民命則德澤所被何可勝窮臣願  
陛下斷自 宸衷明諭大臣今歲舉行荒  
政特許兼撥內藏錢物仍及秋成即令旱  
歉州郡會計所須糶濟錢米之數早行申  
請量其所當用多少即以內庫及朝廷錢  
相兼應副責之州郡一意奉行庶使艱食  
之民無不深知 陛下德意或可保全性  
命免於死亡所以上當天心莫切於此

右謹條具如前臣竊惟古之明君賢臣畏天克  
己同德協誠見於詩書可爲後法桑穀共生之  
異太戊與伊陟巫咸更相警戒作書數篇不能  
自己周宣王遇棗而懼側身脩行而雲漢之詩

以鞠哉庶正疚哉冢宰爲言予以見群臣之莫  
不戒懼也臣愚伏願 陛下與大臣常持兢業  
之誠共圖消弭之道昭示大公以當天意平決  
滯務以慰人心推廣至仁以救斯民之命充是  
以往有加無已則轉災爲福易危爲安庶乎可  
冀臣不勝惓惓

育德堂奏議卷第四







育德堂奏議

五





育德堂奏議卷第五

繳趙師異辭免工部尚書兼知臨安

府降 不允詔奏

二十四日付

聖旨趙師異依舊職名依所乞宮觀



當院今月二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趙師異辭

免除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三省同奉 聖旨

不允今學士院降 詔臣仰惟 陛下自更化

以來旌用廉潔謹斥貪殘特頒 詔書以儆中

外而趙師異姦賊之罪獨得漏網天下之論鬱

奏文三

然不平去秋師異自鎮江除知江陵充京西湖

北制置使臣適待罪西掖嘗採公論冒昧繳奏

仰蒙 聖明垂聽俾之奉祠今甫及踰年登諸

論思之長付以彈壓之權臣若迫於 威命龜

勉草 詔則是臣一年之間前後異意如天下

之公論何此臣所以不敢不復為 陛下別白

言之也臣聞明主之為治登賢庶吏以風厲天

下未聞登賢賊吏而可以示天下也師異三守

臨安歲月最久賊污狼籍誰不知之其諂媚權

臣至於共飲南園伏地爲犬効搖尾乞憐之狀猶不自以爲辱權臣愛其奉己雖累遭彈劾終爲委曲保全前歲之冬權臣既敗都人相與誦言師曩與李澄合行貶竄估籍師曩聞而驚懼盡以私藏般寄親戚之家道路之人皆能言之蓋臨安之賊吏師曩肆行於前李澄効尤於後澄之所以敢無忌憚者師曩實啓之也澄既譴謫而師曩獨以幸免公論安得而不沸騰乎且師曩貪賊之狀固不特在臨安爲然其漕淮東也則乾沒緡錢至四十萬其任總餉也則掠軍糧十面之餘僞爲客人中糶而竊取其錢見諸臺評殆非一日其守揚州也州人嘲之以詞有一陣揚州刮地風之語括地風云者席卷無遺之謂也其守鎮江也則揭榜招誘三縣之民投印白契所得官會動以萬計皆別曆拘收掩爲己有設有人焉指師曩以語人曰非賊吏也其誰能信之自權臣專政以來貪黷成風生靈受害陛下雖切於更化而積習未革官邪尚滋

今乃取賊吏之尤甚者寘諸高位任以舊官師  
罷必以爲當世無人可以益肆其志而中外官  
吏惟恐効師罷之不速也進一師罷而使天下  
皆慕爲賊吏則是與 陛下所以更化之意判  
然不侔臣深爲朝廷惜之自師罷除目之頒都  
城之人莫不惶惑竊議幸其不來而師罷辭免  
之牘方洋洋然以治辦自高以公廉自任師罷  
自欺可也人而可欺乎欺人可也 君父而可  
欺乎天下之廣百官之衆豈無一人可任天府  
之寄何必使師罷縱其姦貪至于三至于四而  
不已乎臣觀 本朝 元祐中蘇軾爲翰林學  
士凡降 詔不允苟有未安徃徃論奏雖師臣  
免拜而軾亦明言其不可皆見聽從臣叨蒙  
誤恩濫與攝直至愚極陋幸逢 陛下虛己聽  
言竊有慕於蘇軾之意又念旣已繳論於往年  
不應反循默於今日是敢不避誅斥僭具奏聞  
伏望 聖明特發 睿斷聽師罷辭免以慰公  
論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具草

講筵

面奏劄子一

嘉定二年十一月

臣竊惟今日之切務莫如修人事以回天意修人事之要無他惟君臣上下相與維持公道而已恭惟 皇帝陛下兢業圖治十有六年畏天之誠視古無愧然自權臣專政輕啓釁階雖弭兵息民已及兩歲而和氣未應旱蝗相仍江淮之間流殍塞路盜賊竊發公私靡寧 陛下宵旰之憂深有不容釋者自非天意昭格年穀順成則 聖心之所憂將何時而可釋耶臣故曰修人事以回天意今日之切務也天之於人感應如響人事一正則天變自消苟施之於政事之際一毫有媿於天則雖望之甚勤而應之愈邈矣入冬以來過暖而多雨於時令猶未順嗣歲豐歉所繫非輕臣願 陛下充畏天之心以盡格天之實內而 宮禁外而朝廷皆由乎公平正大而無或以私意間之 祖宗一定之規所當謹守也則僥倖之門不可以復啓權臣循習之弊所當痛革也則防閑之道不可以弗嚴

賢才之當進者進之毋慮其議論之難合而有  
所遐遺姦貪之當遠者遠之毋以其營求之不  
已而有所輕用興利除害必稽其實而不徇於  
一偏之議賞功罰罪必歸於當而不移於請托  
之私凡兩年以來更化善治之事作之而愈新  
持之而愈久人心旣悅則天意可回天意旣回  
則裁異可息轉禍爲福易危爲安時和歲豐之  
效可以必至矣昔周宣王遇裁而懼側身修行  
雲漢之詩旣推美之而崧高烝民諸詩皆頌其  
功業垂于後世蓋宣王所以任賢使能興衰撥  
亂而周道粲然復興者皆自其懼心充之也  
陛下之聖德雖周宣何以遠過故臣望 陛下  
充其懼心見於行事以回天意以求我 國家  
無窮之基惟 陛下留神

二

寶元二年五月癸卯賈昌朝上書請  
取 景德以來迄于 景祐凡百用  
度靡有巨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

以祖宗舊制其不悉者皆省罷之  
詔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張若谷右  
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直集賢院  
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以聞  
壬子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  
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 內內侍省  
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  
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  
名者一切罷之 詔禁中支費只令

宋史五

六

入 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  
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賜予即  
許會問入 內內侍省等處施行

慶曆二年四月戊寅命權御史中丞  
賈昌朝右正言田况知諫院張方平  
入內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  
孫同議裁減浮費五月壬子內出

詔書減 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  
之半著爲式又 詔 皇后嬪御進

奉 乾元節回賜物亦減半宗室外  
命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 旨於  
是 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  
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  
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 詔以半  
給之

臣聞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省用况多事之餘  
荐飢之際乎自兵釁驟啓調發騷然供億之費  
不可勝紀而 國力始困邊事雖息兵額已增  
武定一軍重費廩給而 國力益困江淮數路  
旱歉連年糴粟賑飢支梧不暇而 國力又以  
大困版曹所入僅給經常之用而封樁庫數十  
年之積所餘殆無幾矣故一二年間建議之臣  
多以節用爲請雖 聖明悉加采納或已令戶  
部看詳而有司慮拂人情動輒牽掣收逋歲月  
尚爲空言臣雖至愚深所未喻竊觀 國家全  
盛無如 仁祖之時及西邊用兵調度日廣而  
裁減浮費之 詔繼見於 寶元 慶曆之間

當是之時 宮中賜予支費之目無不比酌減  
省至於嬪御上俸錢宗室納公使以助軍費以  
仁祖之寬仁厚下豈樂於拂人情者事有輕重  
勢有緩急不可不權其宜也今之事力視 仁  
祖時豈不大相殊絕安有節省之說全盛時猶  
行之而今日顧以為難行乎況今江淮之民其  
無所得食轉溝壑者動以萬數若隨事節省以  
備賑卹之須所省十萬緡則可以活數千人之  
命所省百萬緡則可以活數萬人之命其為

國家之利豈不曉然易見乎 國之休戚臣子  
同之凡受 陛下爵祿者孰無體國之心方當  
陛下赤子救死不贍之時亦何至徒欲徇一己  
之私乎此固在 陛下斷然行之而已所有  
仁祖故事臣謹具錄于左伏望 陛下仰遵  
仁祖之所已行選委近臣與戶部取見今左藏  
庫每歲所支之數公共詳議其不急之費並行  
裁損如 內中支費賜予亦令入 內內侍省御  
藥院等處相度減省應宰執侍從因事所得錫



郡守皆知其才資以自助苟郡政未平必爲辨  
析利害從容論執不爲詭隨多所裨益今治仙  
居日月未久而邑事修舉民情便安奉議郎知  
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王夔乃 乾道名  
臣太子詹事十朋之孫賦質冲易克守家法居  
常不自銜露而當官臨事操守可觀順理而行  
不以勢奪治縣兩歲究心撫字惟恐一毫有擾  
於民括蒼士大夫皆稱道之迪功郎温州州學  
教授徐鳳開敏修飭博習群書登科且二十年

淮飢民無以救死而都城人情更  
爲皇皇 國力既空事勢尤急欲  
望 陛下斷自 聖意多出內藏  
錢物以補朝廷之乏臣僭陳愚忠  
罪當萬死惟 陛下垂聽

應 詔薦實才狀

臣伏見宣教郎知台州仙居縣主管勸農公事  
董履道性資淳實識趣高明處事和平而臨幾  
有守由賢關第安於平進昨任吉州法曹前後

郡守皆知其才資以自助苟郡政未平必爲辨  
析利害從容論執不爲詭隨多所裨益今治仙  
居日月未久而邑事修舉民情便安奉議郎知  
處州麗水縣主管勸農公事王夔乃 乾道名  
臣太子詹事十朋之孫賦質冲易克守家法居  
常不自銜露而當官臨事操守可觀順理而行  
不以勢奪治縣兩歲究心撫字惟恐一毫有擾  
於民括蒼士大夫皆稱道之迪功郎温州州學  
教授徐鳳開敏修飭博習群書登科且二十年  
僅書三考而嗜學不倦文采過人爲郡文學能  
革去宿弊專意教育嘗應詞學科其文出於流  
輩已爲主司稱賞獨以用字有疑不果與選是  
三人者臣所熟知恐可以備朝廷之采擇

福建諸司乞采錄杜東狀

臣等竊惟 國家以文法取人士以科目進身  
有司不敢過越於尋常之外以求天下之材布  
衣韋帶之士雖有真材異能舍此無以自見老  
死巖穴盖有之矣仰惟更化以來振拔滯淹收

拾遺逸而江西有以布衣進士薦者亦蒙甄錄  
士皆翕然知勸比者 明詔舉賢不限資格中  
外所薦皆知名可用之人招延之意有加無斁  
德至渥也臣等儻無其人尚當搜訪稱塞 隆  
旨况有其人隱而不言豈不上孤朝廷下負士  
論乎切見邵武軍免解進士杜東習於儒學夙  
有竒名博聞強識能詩與文平居似不能言者  
至於論說古今商榷成敗貫穿馳騁皆出人意  
表下筆頃刻輒數千百言要其至到蓋得於天  
而又性行純篤志向偉特好仁樂義出於誠實  
居家孝友外無間言父爲郎爲監司賞延補蔭  
東所宜先東年幾五十有子且冠人情莫急於  
謀身莫切於愛子東一不顧前後三以遜其弟  
竊居獨善處之泰然則其所存可謂遠矣夫遜  
天下之美德有爲而爲人猶難之况其安行初  
非有所強勉矯拂作僞而爲名高是可嘉尚也  
已東蚤與鄉舉寂後免解凡四試禮部得而復  
失者再人皆爲之惜况東之姓系遠有端緒在

眞宗時則有若鎬爲世名儒在 仁宗時則有若杞以材略用東頗能世其家臣等既知其人又幸逢博延賢俊之日不敢有隱欲望 聖慈特賜采錄命以一官或令徑赴嘉定七年正奏名殿試必能陳其讜直上裨 聖明不至有遺材之歎是亦崇推遜厚人倫移風俗之一助也

### 福州便民三事狀

一臣契勘本州財賦名額有產鹽錢有浮鹽錢蓋始於承平之時本路下四州軍出賣

丞成五

十一

官鹽其隨人戶產錢高下均賣者謂之產鹽其不因產錢而賣者謂之浮鹽後來官中累增賣鹽之價甚至於無鹽可支而徒取其直因循久之遂爲定賦其產鹽係以人戶產錢科納已出於常賦之外至於浮鹽乃因人戶交易請紙科納每交易錢一千科鹽三斤每斤收錢二十文五分足爲錢六十一文五分乃是於牙契錢外別科之數建炎二年本路憲臣奏請人戶典買

田宅牙稅錢外因轉運司賣鹽有虧令買浮鹽納錢無鹽給還乞行減罷是時諸路州縣牙契錢每千止收正錢四十文民猶以爲病既而累降 旨揮增收錢數至

紹興十一年始定每交易錢一千收一百足而頭子勘合等錢二十文有奇又在其外民間交易皆苦印契之難而福建下四州軍又增浮鹽一項乃是交易一千輸官之數至一百八十文有奇比之諸路獨爲

偏重民何以堪臣照得本州諸縣鎮歲收浮鹽錢通約九萬餘緡內轉運司與本州各合收二萬九千七百餘緡經制司收贍學錢八千八百餘緡提舉司收貼納錢二千二百餘緡自本州言之若將浮費力加撙節亦可量酌蠲減緣關轉運提舉司及他州財計非獨一州之事臣愚欲望 聖慈特降 旨揮令轉運提舉司討論上項浮鹽錢本末利害公共相度仍行下下四

州軍各以收支浮鹽錢數目申轉運司參酌雖未可盡行蠲免若就所科浮鹽特與減免斤數亦可以少寬民力庶幾仰裨仁政之萬一

一臣竊見 淳熙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旨揮本路帥臣奏請每歲春秋以禁軍闕額招試諸軍子弟內弓力及一石二斗以上至一石五斗弩力及三石九斗以上至四石五斗並與刺填闕額仍乞委逐州守臣自淳熙十二年爲始將見管揀不中禁軍人數以十分爲率每歲揀一分取老弱人改充廂軍卻依前法招試強壯人刺填闕額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續降 旨揮自今有老弱之卒願以其家壯子弟代充者各依等仗刺填即銷去本身名額無強壯子弟而願以親戚代充者聽至 紹熙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旨揮令諸路安撫司今後刺填禁軍依 淳熙十

二年正月十九日旨揮等量拍試弓弩斗力從上填刺其揀廂軍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旨揮施行前後 旨揮非不明備州郡所當遵守臣至福州乃知本州近年以來止用 淳熙十六年八月旨揮廂禁軍並許以本身名額令子弟代充止是量試斗力即行補刺所有 淳熙十二年旨揮浸成廢弛訪聞諸路州軍亦多循習積弊不曾遵用 淳熙十二年旨揮將

禁軍闕額招試弓弩斗力選刺以致所在禁軍類皆懦弱虛占名籍緩急不可倚仗於軍防利害所繫不輕臣愚欲望 聖明申嚴 淳熙十二年正月十九日并 紹熙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旨揮行下諸路州軍專一遵守其禁軍闕額不許別行刺補須俟每歲春秋大校日集諸軍子弟拍試弓力及一石二斗以上弩力及三石九斗以上者就教場內即與從上據闕刺填各

具所刺人數并試到斗力申安撫司照會  
庶幾禁旅漸多精銳而軍中子弟皆知激  
厲以俟招試其於軍政誠非小補

一臣竊見本州經總制錢以嘉定五年計之  
為三十二萬餘緡係分十二月每月起發  
壹綱方全發銀時每月多者不過一萬餘  
兩少者止八千餘兩而必按月遣使臣管  
押送納又有本州合起上供錢每歲分六  
綱起發并經總制為十八綱本州及安撫

司使臣除年老不任管押外未免差發頗  
併或至無官可差臣照得本州今年六月  
內準 旨揮起發元交割見在銀二萬兩  
官會十萬道赴封樁庫亦止差使臣一員  
押發欲望 聖慈特降 旨揮許令本州  
經總制錢每兩月一次併綱起發如月內  
有合起上供綱卻將經總綱同上供綱差  
使臣押發庶為省便

應 詔言事狀



臣恭覩 詔書以暮春愆雨入夏彌甚敷告中外博求讜言此誠 聖明思治之幾臣子効忠之日也臣仰惟 陛下續臨 大寶今二十有二年虛心以任人約己以裕下恭儉之德高眎百王惻怛之恩覃及九有誠所謂俯仰無愧日新而不已者矣至於一變異之見一雨暘之愆則對越上天惕然寅畏側身修省不敢皇寧而又罪己求言冀以感召和氣四方臣庶欽誦德音孰不思所以仰稱者臣雖遠去 闕庭弗

獲聞政事之詳而叨備使令承乏會府豈容苟務隱默不効其愚是敢采諸所聞條列四事以庶幾千慮之一得一曰合賢才二曰詳咨訪三曰廣寬宥四曰革苛刻惟 陛下赦其僭而少垂聽焉臣聞虞舜之時稱爲極治而禹臯陶相與陳謨以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則百僚師師庶績其凝蓋治道之污隆原於賢才之離合君子進用公道興行治效之所由以盛也更化以來垂意人物采拔登用不知幾人然而臺省耆

舊之賢召自萬里或驟去而不復奔奏禦侮之  
彥宣勞累年率將進而亟廢一時士子未免料  
想竊議以爲慮其議論之難合志嚮之難齊或  
立一說以艱其來或摘小瑕以沮其進雖揣摩  
之見未必盡然然而宜親而踈何以彰尊德樂  
道之美宜用而舍何以勵趨事赴功之心哉近  
者博取俊乂置諸班列盖有效官州縣頗著聲  
稱而不俟終更即加擢任者誠即此意而推之  
豈患賢者之不樂爲用臣願 陛下充翁受之

二二、廿二

奏議五

十八

量廣旁招之門苟其人果賢勿以形似而致疑  
苟其久果有用勿以浮言而輕棄舉直錯枉厲  
以風節記勞忘過期以功名用天下之實材以  
興天下之善治則交泰之慶庶乎可期臣之所  
謂合賢才者此其大略也臣聞古者國有大疑  
則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若盤庚之遷都利害曉  
然而猶委曲丁寧必使攸箴之無敢伏蓋興利  
除害之公未有衆言不協而可以有濟者也日  
議遣使而二三從臣抗章有言至於三館之英

賢關之士亦各陳其所見冀裨宸聽雖荷優容鮮蒙采用傳聞中外不能無疑何者敵人盜我中原且九十載誠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耻也今鄰國既窮有垂亡之證茲雄競起有並爭之形數年之間其勢必有所合朝廷雖欲置中原於度外而南北對立事勢相關變故難知後憂方切則今日之事固當立經遠之規養威以俟時先事以防患慮之不可不熟謀之不可不周雖以九重之聰明一六大臣之謀略固當廣覽博聽不可以獨決也臣願陛下咨之大臣稽于衆論外攘之烈固難輕言而內修之常不容少怠何以壯國勢何以起人心何以基中興之功何以弭方來之變講畫有序設施有方協天下之公言以定天下之大計則下情不壅群聽日孚臣之所謂詳咨訪者此其畧也臣聞祖宗致治之盛度越漢唐以禮義廉耻待士大夫而不專繩之以法非懷姦稔惡不輕加以流放之刑是以國體尊崇風俗篤厚此萬

世無疆之業也。權臣妄開釁階，流毒海內。陛下既明正其罪，而一時附麗迎合之人，並從竄謫。權綱一正，觀聽日新，可謂刑當其罪，而天下咸服矣。及楮幣更新，民情未一，而州縣官吏奉行不度，慢令徇私，自罹按劾。朝廷以令行之始，欲懲一二以警其餘，往往追降官資，徙之他郡，而流習難改，抵法滋多名。在丹書身遠鄉井，罪輕責重，人情皇皇，日月浸深，夫孰無懷歸之念哉。郊祀赦書已令檢舉，而有司因循兩歲未即施行。近者諫臣建言遂放，俞旨乃因閔雨次第放還。需澤所覃，人始知有自新之路矣。然而赦後所謫，猶未霑恩。雖牽復之期，宜有先後，而配隸編管之徒，顧乃不拘年限，多從宥釋。寬於配隸而艱於士大夫，則亦安能無不均之歎哉。臣願陛下推行大需，寧過於寬，應州縣小官流放未復者，酌其輕重，早俾得歸。申飭攸司，務行中典，苟非大咎，勿施重刑。循祖宗之舊章，以全忠厚之美，則人知感激天意，昭回臣

之所謂廣恩宥者此其略也臣聞 國家 聖  
聖相承視民如子涵育靡拊惟恐傷之自 熙  
豐以來更法易令仁厚之意浸以轉移然州縣  
之間亦鮮有籍入民財以爲利者也 中興之  
後賦歛加於承平而民力滋困獨賴 累聖授  
受懷之以仁寬大之書無月不下長民之吏以  
培克爲能者黜罰隨之類不復用是以人心愛  
戴邦本不搖此固非偶然而幸致也邇者邊事  
之興峒寇之擾科調督責未免及民幸而外內  
無虞田里綏靖正當一意休養使人得安其生  
而郡縣之間或不體 聖仁之意峻刑重罰  
以求令之速行苛取過征以幸財之趣辦間有  
止坐小故而遂估籍其家使之老稚流離衣食  
不給含冤飲恨欲訴無門率土之濱孰非 陛  
下赤子而職在字民者獨何忍使罹此虐哉臣  
願 陛下益思求圖深念根本嚴戒監司郡守  
專以寬恕爲先其刻薄誅求嘗爲民害者悉從  
廢斥勿俾臨民凡因事估籍之家亟令州郡不

以多寡盡行給還其或稽違必罰無赦篤祖  
宗之仁政以培長久之基則怨氣頓消嘉祥必  
應臣之所謂革苛刻者此其略也夫賢才未盡  
用則有所蘊者或不得以自見咨訪未盡周則  
有所懷者或不得以自通寬宥之恩不廣則一  
士失職於王化爲有虧苛刻之風不革則一夫  
懷怨於王政爲有累上下之際少有壅隔則天  
地之和或失其常雨澤之愆未必不由於此是  
豈可不深求其故哉臣猥以疎庸誤膺選拔內  
塵禁從外忝帥垣而久疾積衰不任鞭策投閑  
之請蒙恩未俞方當瀝控微誠終期矜許顧念  
無以仰報知遇之萬一日切惶懼適逢 求言  
之詔不敢不少効其區區之愚干冒 天威臣  
不勝昧死

再召入

對劄子一

嘉定十  
年二月

臣聞治道之先務莫切於進人才用之適其宜  
養之盡其道則賢能登任人心慕勸而得人之  
効日章帝王之盛未有不由此周文王之興常

事司牧無非俊有德矣而作人之規方期於譽  
髦而無斁至于成王得賢以基太平詩人詠歌  
之而周公作立政召公作卷阿之詩於吉士常  
人深致意焉然則爲天下者豈容一日不以人  
才爲念乎仰惟 陛下虛心無我推誠以任人  
更化以來所以招徠俊乂與圖事功亦云至矣  
而治効之所臻猶有未能如 聖志者自內而  
言則紀綱未盡舉而每患乎私意之或萌政事  
未盡修而每患乎積弊之難革自外而言則民  
力未寬而州縣以苛急相尚敵讐難測而邊境  
以苟且相安豈非庶官之任猶未必皆得其人  
歟夫以 陛下聖德群臣協忠而合天下之才  
以經理天下進退用舍無毫釐之或偏則長久  
之基可培未形之患可弭此其轉移感化之機  
特在 陛下與二三大臣而已人之才品不可  
一律齊其取之也必廣其任之也必當明達靜  
審者進則可以平國論酌事幾公清修潔者顯  
則可以革官邪善風俗忠謹鯁亮者容則可以

通下情厲名節慈祥寬厚者用則可以蘇民瘼  
宣德意一善可稱一能可錄者兼收而器使之  
則皆可以隨事而有成苟其揚歷已多聲望已  
著則雖有小累不使遐遺更練

未彰

則雖有小長不使驟進上之趨向既定則下之  
志意自孚已成之才莫不興起鼓舞以爲上之  
用未成之才莫不激昂砥礪以待上之求則何  
職之不修何事之不集 人主可以恭己無爲  
而坐享得人之效矣臣不勝大願願 陛下思

卷之五

三四

治幾之無窮念人才之最急不以賢能之已用  
爲足而汲汲於未用者之求崇獎采拔不拘於  
一偏萃天下之人物協異以爲同使之一心并  
力以興內外之治則濟濟多士藹藹吉人之盛  
覩成周而無愧上可以廣 祖 宗積累之業  
下可以貽子孫無疆之休不其躋歟惟 陛下  
留神天下幸甚

二

奉  
聖旨依

臣聞善爲天下者必先審平安危之機機之既



審而又有以易苟安之俗則常安之勢可保矣  
強敵旣衰中原紛擾我國家萬全之筭誠不  
可輕而壞地相連變故相激在彼之勢未定則  
在我者自不能以獨安流民之無歸群盜之奔  
逸敵黨之迸散旣不得安於北則必轉而南來  
如其頭項稍多則其勢將有不可止者以邊面  
數千里之廣一處有警則羣心易搖事端一開  
則後患難遏是固不容不以爲慮也抑又有大  
於此者遲之數歲殘敵或不能以自支則中原  
之勢不分爲二三必且合而爲一分爲二三則  
我之所備者多而不勝其應合而爲一則彼之  
所挾者重而應之爲尤難苟徒幸目前之安而  
不察乎危機之所伏先備之不素修大勢之不  
素振則他日之可慮豈特一勝負之間哉故審  
安危之機誠今日之所當先者然而本朝立  
國之規主於安靜而士大夫之俗未免流於苟  
且積習旣久人情益偷雖任干城禦侮之責者  
亦徃徃便文自營而無奮勵驅馳之志苟非上

之人有以作而起之則其志嚮不齊其氣勢難  
合預防之策多廢於因循臨機之應易失於委  
靡其患抑有不勝言者然則機之雖審而苟且  
之習未革則常安之勢亦胡可保乎臣來自遠  
外未獲知朝廷備邊之詳竊觀數年以來久帥  
閫之任重守貳之除近復妙選常伯重臣以統  
臨方面則天下之大機 聖心固已熟慮凡所  
以備不虞者必已次第舉矣臣區區過慮猶恐  
朝廷之意未盡孚於群下則積習之俗未易變  
而強安之效未可期伏望 陛下與二三大臣  
深計力行求所以起人心而振國勢者欲處邊  
事則咨訪不可以不廣欲重邊寄則選任不可  
以不精國論既定所任得人則凡經理之方備  
禦之畫悉俾講究條列以聞于朝審其可否而  
後行之責以務實而革其誕謾責以盡情而防  
其隱蔽使受任于外者皆知輸忠竭力以爲  
國家成堅強不拔之勢則虜之分合雖無定形  
而我固有以待之矣故易苟安之俗以保常安

之勢此今日所當汲汲而圖之者也臣一介書  
生受恩深厚無所補報復蒙 召對獲覲清  
光敢以天下所共慮者冒昧言之惟 陛下赦  
其僭

育德堂奏議卷第五





育德堂奏議

六



育德堂奏議卷第六

應 詔薦邊郡將帥狀



伏覩宣教郎知福州閩縣事李大有性質沉毅  
識度通明到官之初適值財計窘乏而能檢防  
隱弊究見源流兩月之間遂有條理裁決民訟  
必審其宜行及兩年邑事修舉今保舉堪充邊  
郡任使武功大夫侍衛馬軍行司選鋒軍統制  
陳世雄膽畧過人慷慨自奮初以敢死強勇用  
命邊方其策應楚州收捕胡海懷忠竭力屢著  
功勞軍中皆推其能今保舉充將帥任使如蒙  
朝廷賜以錄用必有勞効可觀後不如所舉臣  
甘坐繆舉之罰

受權兵部尚書告奏舉自代狀

伏覩朝議大夫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張斗南性  
資鯁亮識度恢洪敷歷已多安恬有守遠將使  
指見 淹回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請

對劄子一

嘉定十一年五月

臣聞天下有大義未嘗不曉然在人心而主張



之者則在乎上之人能明大義以示天下則人心可興而國勢可振矣金人迫於達靱內行篡奪奔迸南徙信使不通 陛下務在兼容不絕其好戒約邊吏毋開釁階所以待敵者亦可謂曲盡矣而敵反恣其暴謂中國爲無人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肆爲慢侮形于文辭驅飢流之民數路並入以僥倖萬一之得志違義逞兵天怒人憤則明中國之大義以破殘敵之狂謀豈非今日所當急乎且今之所慮固非特殘敵也達靱之勢方張蓋嘗有自通之志而崛起竊據者亦孰無窺伺之情苟 國家之所以御殘敵者皆得其宜則大義日伸 國勢日振彼之彊弱雖無常形而應變之宜在我固已素定不惟可以弭目前之患抑亦可以期久遠之功儻若今之設施少乖其宜待遇之方或安於委靡備禦之計或失於闕踈則納侮兆禍亦何可勝言哉臣愚伏望 陛下審大義之所係斷自宸衷明與敵絕 陛下剛健奮發以主張

此義於上大臣盡忠竭誠以推行此義於下先  
一國論而定其規模廣招徠詳咨訪以協搢紳  
之謀考功罪明黜陟以作將士之氣訓練士兵  
獎其首領懷以恩信責之捍禦以固邊民之心  
彼敵人詐謀之深未易輕料嘗試於西者或所  
以用意於東引卻於先者或所以求勝於後必  
使分閫寄者朝夕籌慮預爲之防無或苟且先  
爲不可勝而勿邀近功則殘敵將不足慮矣至  
於遺黎之願附取當審覈前此帥閫之令乃以  
盡行勦戮爲言蓋有誘之使來而執以送敵者  
遂使敵得藉口激怒流民使之致死於我徃事  
之失已不可追誠宜內咨廷臣共詳其議外委  
邊帥審酌其宜期有以懷中原之心而離殘敵  
之勢此又大義之所不容已而事幾之尤急者  
也臣比蒙 召對僭論邊防乞革苟安之俗以  
起人心而振國勢過蒙垂聽下之帥司今敵釁  
旣開復敢以大義之所繫爲 陛下陳之惟

聖明采擇

小貼子

臣竊聞敵境移文以歲幣爲言敵  
既先啓兵釁雖三尺童子亦知其  
不當與然而遠外傳聞臆度或謂  
已有與之之議蓋未明絕敵則群  
情不能無疑莫若早降 詔書昭  
示大義庶可以聳動人心伏乞

睿斷施行

二

奏議六

四

臣聞欲弭外虞必先固邦本革官邪以蘇民瘼  
者固本之道也仰惟 陛下恭儉之德高出百  
王仁愛之誠對越上帝而長民之吏乃競以貪  
刻爲能恩意不施苛取無藝州督之縣而不顧  
其民力之已虛縣迫之民而不恤其生業之已  
困或先期而抑借或已輸而再征或折納而取  
贏或因事而重罰刑威所迫誰敢不從爲監司  
者亦多務立威聲因以爲利而民之疾苦不暇  
問焉培克成風民不堪命而方苞苴以干進互

送以自豐上下相蒙公私交置雖畿藩大郡徃  
徃侵漁弊蠹駮削無餘平時不可支梧緩急豈  
不狼狽當邊事方興之際可不爲之長慮而卻  
顧哉臣願 陛下念邦本之至重矜民生之多  
艱責監司以察州責郡守以恤縣必使推廣德  
意以達之於民郡有財計不足者精擇守臣究  
其本末經理搏節期於漸寬縣有賦入不充者  
委之守令通其有無協心區處不得重爲民病  
科折抑罰之苛一切罷去苞苴互送之禁斷在  
必行凡監司守令有貪汙苛刻害及於民者廢  
之譴之勿使幸免官邪少革則民瘼可以浸瘳  
民瘼少瘳則邦本可以求固自昔帝王所以保  
天下者其道孰先於此惟 陛下留神海內幸  
甚

三

臣聞古者賞不踰時所以旌前功而期後効也  
臣備員戎部竊見開禧二年十一月八日 旨  
揮兩淮荆襄四川戰守官兵暴露日久並特與

轉兩官資而興元都統司中軍乃以取會稽遲  
至今猶未給降付身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曲赦四川應金州興元沔州屯駐諸軍並與普  
轉一官而沔州都統司中軍選鋒軍乃以陳乞  
少緩近方下制置司取見的實人數具申夫賞  
典旣行顧有歷十餘年之久而不霑恩命者則  
捐軀用命之士何以知勸今兵事方起固當力  
革前弊以興起人心欲望 聖明特降 旨揮  
今後沿邊將士戰守有勞合從制置等司保明  
聞奏者並量立日限必令如期來上其省部行  
遣亦立近限毋得稽違庶幾稍合古人賞不踰  
時之義應開禧及嘉定初年諸軍賞典或有尚  
爲有司沮格因循稽緩者並從朝廷檢舉即與  
施行其於軍政不爲無補

乾道壬辰

廷對策

附入

臣聞有道之世言路不壅禁忌不立而下情畢  
通今一介之士羣至 闕廷耳所素聞而目所驟  
見者皆足以扞格其欲言之誠有如 陛下臨

軒之問不加 聖意姑應故事而已則其間雖有  
能言而不諱者何益於 陛下願 陛下少留神  
焉而臣切言之恭惟 陛下天姿聰明措志高遠  
臨治精瘳遠出前世凡百事幾靡不灼見苟有  
所見斷在必行臣雖無似亦足以窺 陛下之  
萬一顧嘗以爲 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未大  
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瘳而大原不立  
陛下反而思享位之初豈不以太平之效旦莫  
可待今既十年矣不惟無成也風俗益壞將難  
扶持紀綱益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  
吏慢兵驕財窮民困將難正救 陛下亦知之  
乎臣伏讀 聖策曰丕受天命司牧兆人寅畏  
嚴恭惟德弗類是以順攷帝王之憲鋪尋載籍  
之傳求其可師以濟于治是非盛德之謙辭是  
乃爲君之常道若不求賢自輔與下同心竊恐  
寅恭之誠有時必怠稽古之學無所箴規頃者  
陛下耻名相之不正一旦更制庶幾近古二相  
並推以爲美談執政大臣駸駸除拜不問班品

而以為非常之舉臣之愚見則謂不然宰相人主之腹心天下之根本誠有老成偉德學問真儒歷試無疑久任有績使之共政國將永賴由是正名臣復何惑今也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陛下病於欲速始姑且信任見其相安復使並進彼將卒事壅蔽因以為欺或者退避知難彊而就列悠悠歲月覬不敗露陛下欲望其戒飭啓沃之言安可得乎就使有之亦不過順旨巧辭謾以塞責

陛下恭畏之誠將何倚賴而不有關乎稽古之學將何攷正而不有失乎他日知之悔無及也比有以和糴彊取於民而因言黜職者試問其人則嘗為相臣而用之陛下始任之也寧不曰是得人今罪之也寧不曰是非人乎陛下擇相一一如此而且欲為治甚為陛下不取也若夫執政之除拜則有大不可者文武之別有出身無出身之辨在古盛時未聞此法誠有人僅如前之所言使參政機國與有賴勿問常

格臣亦何憂今也不然徃徃持巧取附益之術  
挾倡狂無實之談下至於戚姻連屬閨門奔走  
之小人亦得攀援附會分據要涂今侍從給舍  
之中其知有國家者不忍嘿嘿言而去之矣其  
不言不去者其人可知也卿監而下至于百執  
事蓋有待而發者矣否則畏忌不敢吐而已矣  
否則將事請託以求富貴而已况夫詩書冠帶  
之士市肆田野之民苟聞此言莫不寒心喪氣  
而宮禁之官官衛士營壘之列校走卒不以  
是輕玩其上則將由是激倖於其上陛下以  
爲是可以安也此而不改正氣日消邪氣日長  
非所以應天順人者也他日知之其悔益甚矣  
陛下之聖奚自至此蓋擇相不當雍蔽之漸順  
旨之素而陛下不悟恭畏之誠不於是而反  
思稽古之學不於是乎知鑒則亦何用哉臣故  
曰十年于茲非徒無成而亂日益甚者所存未  
大所趨未正而太原不立也陛下苟以爲然  
則凡所以策臣者雖不言而有益於陛下若



以爲未也請詳及之 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

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有務德之君振旅  
治兵則有雄材之主習聞其號亦觀厥成咸有  
所偏未臻於治 陛下誠深思焉所以爲基本  
者必有在矣如曰雄材務德均有所偏則似輕  
重之不察者 陛下以爲固本務德與雄材好  
武者可同日而語乎若昔聖王匹夫匹婦皆被  
其澤蠻夷戎狄莫不來王區區雄材能及此否  
乎天下至重也人主至難也古人有言出則無  
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敵國外患之時庶幾人主  
知所畏敬不敢倻倻然自謂無虞所恃以無虞  
者惟固根本耳脫謂吾有不堪之憂將治兵振  
旅奮發其勇冀必可濟殆恐覆亡無日臣切謂  
後世之君苟知固本培根雖威之不振尚可勉  
也苟徒振旅治兵是亡國之事實况兵未必治哉  
陛下不察其輕重而旣曰偏臣恐 陛下與大  
臣議論之間有不深求而大臣亦無以補 陛  
下之闕也 聖策以孝文有德而無功孝武有

功而無德欲以孝文之文而厲之以武孝武之  
武而本之以仁 陛下試深思焉二君之所以  
異者亦判然矣然孝文之德若止如 聖策所  
謂罪不孥宮不女惜露臺之費除稅租之征則  
陛下之慈儉天下知之豈少孝文哉今人心不  
能如孝文時 陛下尚以爲懼或者斯民之心  
不可以少節得也使慈儉遽能得民心則天下  
亦易治矣孝文之爲文也識三代之遺風而愧  
不及之舉動必尚中正用人悉使敦厚其不敢  
尚斧斤之用者豈不能哉今日之患正以小人  
在位賢者失路舉事不中人情多惑 陛下苟  
知一小人未嘗不斷然斥逐苟知一過舉未嘗  
不翻然悔悟一小人去而更進者或多一過事  
寢而創立者益大 陛下行之當時不自覺乎  
萬一自覺試省其所以然之故豈非容有自任  
妄動眩惑輕信之心乎如以臣言爲不足信則  
文帝二十年間治幾前代不可厚誣 陛下以  
其文而厲之以武享位十年功當倍之而乃不

稱何也儻以其無攘夷狄之功則當是時匈奴無大患於漢使景武繼之益厚其本則何患其不懲 聖策又謂選名將討不服百蠻向風匈奴遠遁武帝之功可謂甚盛質其本末此亦夸者之談夫漢之匈奴最爾大縣爾漢四五十年富民足兵武帝四五十年竭力用之虛耗海內竟不滿欲况今鄰國之悖慢有天下大半吾將不足用甲兵不精人民之耗已不當武帝之末年矣尚恐卒有緩急無以應之 陛下方欲用

武終將若何且武帝自用兵以來任將甚重如衛青霍去病固可以橫行匈奴中帝不問其所出微賤輒尊寵之自大司馬大將軍之權尊而丞相始輕公孫洪爲相青方用事洪苟合取容不諍而終帝之世相業無有雖未亡漢而大司馬大將軍之號遂以不廢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而卒爲元始之禍漢所由亡武帝實爲之階帝之初心豈謂至此徒以尚武寵將陵夷致敗今 陛下已蹈其轍矣而其人

又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辱按其罪譴宜在公孫洪之上過此以後未知所終臣竊悲焉夫取武帝之武未施於用兵而其失已暴露本之以仁不亦難乎 陛下憫國運之中衰卓然有恢復之志誠思向時之所以中衰者其故安在則今日之所以恢復者循循有序決不可自任而妄動眩惑而輕信也 聖策所謂文所加者深而武之所服者大唐之太宗實能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堵黎元各保生業史臣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稽其行事跋其成業何修何飾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經何營而斷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家給人足厥道曷由 陛下誠深思焉太宗之所以過人者亦必有道矣臣嘗攷其終身所可言者不過一二事而資之聰明志之高遠力之精廩有不論焉蓋使徒挾是三者而不知其本將安用之今夫獨取孤隋盡攘群盜英雄之氣震懾天下彼魏證

讎人也仁義之論直言無忌太宗亦直從之無他恤悉心下風期與致治以如彼之氣受如此之言 陛下以爲輕信者能之乎今日所用乃虛誕貪婪之小人亦旣二年靡補分寸而又益崇用之料 陛下亦以其可與言恢復耳使有如魏證首以仁義之論至 陛下能從之否乎此亦太宗之所可言者而 陛下未能也反覆太宗之書得其所言不過求諫魏證一病而謂數日不見朕過已多十漸等疏開懷領略縱不能用亦鮮寘罪故終身賴以寡過 陛下以爲自任者能之乎今宰相奏事侍從以上已見百執事亦輪對皆求諫之路而最切者臺諫耳邇日之事 陛下發不中節苟有血氣皆知其非給舍之繳駁臺諫之章奏朝廷公論尚未泯滅十年之間涵養士氣僅有此耳就使欲行者不可回而敢言者亦可亮今不旋踵逐之不忍須臾彼特人臣耳雷霆之威亦焉用暴哉臺諫虛位二旬有餘侍從遷易 九重自便陛下亦念

祖宗以來涵養士氣遠軼漢唐者曾如是之雷霆震厲而不顧其體貌臺諫虛位曾如是之經旬累日而不顧其曠官太宗之朝有如是乎今之直言極諫奮不顧身者有如魏證之慙直者乎 陛下之從諫如流能大度包容如太宗乎故臣以爲必有如太宗之能受直言而後有如魏證之直臣否則陽博開言路之名而陰以箝敢言之口雖延恩之輒日盈伏闕之章日上而於國家之政事 主德之純疵無絲毫裨益

也且貪生而惡死者人之恒情今雷霆斧鉞之威朝上書而夕即至無怪乎大臣之以持祿全軀近臣之以希風阿世風俗相沿日甚一日其弊將至於任事者以生事自危効忠者以忤旨者擯斥不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莫吐不止也 聖策又以侍臣之啓沃不能深究乎仁義功利之辨而多徇於近功小利之說此誠正誼明道之本也夫不謀其利不計其功者三代聖王之治也若近世則皆未

免覲功貪利間或有成亦不足法 陛下若稽  
古昔以詢侍臣必有所得於此臣恐侍臣之中  
未必皆體此意或乃因緣爲說實無本源或乃  
開導不明見謂迂闊不足以堅 陛下之誠誠  
一不堅而近功小利之說起矣以邇日之用人  
舉事臣知 陛下於仁義功利之宜果無定論  
而講之未始明白也十年之間 九重之上所  
以圖治者不定而大臣之論治也不明臣甚惑  
之使 陛下享國長久百年而未艾悠悠碌碌  
猶如今日豈不誤天下蒼生也哉 陛下復策  
臣以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其以明告朕悉  
意正論毋枉執事朕將親鑒焉夫一介之士群  
至 闕庭其間豈無可采之議然世之習爲冗  
熟無用之語抑多矣 陛下苟疾其無用將並  
弃而不留神焉則不可且腐儒之可疾豈惟人  
上者疾之稍知求爲有用者亦自疾之然所貴  
爲人上者有以陰革潛消使人回心而轉方耳  
陛下深欲信任未嘗非儒必謂是能決國家用

也以臣觀之所謂腐儒莫大於此天下之士以爲彼視我無加焉而皆得尊榮則雖告之曰吾疾腐儒彼將安信告之且不信况欲其自化哉陛下他日悟所任之不足用將全歸咎於儒變法更政祇以生亂而不知反其本臣竊謂陛下欲用真儒而不知儒之所以真徒惡腐儒而不知儒之所以腐不先自盡而見無由明進賢退佞且不可得其何以化天下乎自盡之道要有攸止以陛下之聖日損其過何所不至臣雖獲戾其敢避乎義不可嘿情難畢陳臣不勝昧死

上 東宮劄子 附入

某襄晚無似謬蒙 上恩再玷近班且獲濫備僚屬之末伏觀 殿下仁孝成德學問日新每愧碌碌空餐不能效涓塵之補比因請 對臬納錄本僭及首劄所陳昭示大義明與敵絕之意重蒙寵答數語切中事幾復蒙 溫顏特垂褒借不以某爲無似而虛己下問焉區區之愚



安敢有隱其竊惟進學之道曰明與剛明所以窮天下之理剛所以全一心之明自昔聖賢之學未有不本乎此者也人有邪正不可以不辨事有是非不可以不審此心雖明而不能充之則燭理不盡方寸易昏雜取錯施將有不可勝窮之弊惟能內省諸心充其明而大之則邪正是非可以洞然於胸中矣然明雖已至尤不可不立之以剛剛德不立則明有時而或蔽進修可勉而反爲晏安之所溺義理可悅而反爲物欲之所移人之邪正明矣而樂於逢迎則或至於昵邪而遠正事之是非明矣而安於苟且則或至於舍是而徇非此無他剛不足以全其明也古之聖賢養心以剛而期於自彊不息則此心之明不爲私情所蔽可以知人而無所惑可以決事而無所疑齊家治國皆由此推之耳故明先於內省剛先於自彊惟至明斯能剛惟至剛斯足以全其明誠以 殿下英睿之資益充其明益養其剛不溺於宴安不移於物欲日新

之功有加無已則古聖賢何遠之有某不勝倦  
倦伏惟 令慈俯垂采納幸甚

白政府乞為孫應時推恩狀

附入續奉

聖旨與一子下州文學

某等聞漢宣帝時徐福嘗疏論霍氏泰盛當以  
時抑制其後霍氏誅滅有上書明福之事者以  
為宜貴曲突徙薪之策使居焦頭爛額之右宣  
帝感其言以福為郎蓋見微慮遠能為 國家  
弭患於未 所當獎擢也某等伏見故朝

奏說六

十九

奉郎致仕孫應時問學深醇行義修飭自游太  
學已為士友所推登科以來棲遲州縣愛民繫  
己聲譽藹然故同知樞密院事立密任四川制  
帥日辟為幙屬會吳挺疾病制帥遣應時至興  
州審察軍情未幾而挺死應時即白制帥定議  
差統制官權管本軍檄四川總領楊輔兼利西  
安撫令本軍聽其節制又為制帥草奏乞別選  
帥材以代吳氏朝廷從之以張詔為興州都統  
一方晏然應時親書奏檢猶藏其家其後權臣

專政植黨受逆曦厚賂復令歸興州管軍果啓  
僭謀幾失全蜀雖 皇靈遠暢天討遂伸然使  
朝廷堅守前議不以西兵復付吳氏則逆曦之  
變自可潛弭其安危利害豈不大相絕哉應時  
能裨贊制帥慮患未然以漢宣獎徐福之事論  
之使應時尚存固宜特加擢用不幸應時賦分  
竒薄自制屬改秩試邑常熟已滿三考守臣以  
私意掇撫竟坐臺評降官廢弃既而公朝察其  
無罪特與改正僅授邵武軍通判未赴而死澤  
不及子家道窮空搢紳皆悼惜之逆曦既誅應  
時之母張氏嘗投匭自列前事而權臣掩諱縱  
遣逆曦之罪匿而不行今公道方開一善必錄  
某等竊以爲不可使應時之家獨有曲突徙薪  
無恩澤之恨欲望廟堂特賜敷奏將孫應時優  
與甄錄以爲體國効忠者之勸僭越稟聞某等  
下情惶懼

納廟堂劄子

附入  
嘉定十年

某顛拙衰惰分宜投閑誤叨 上恩再玷邇列

竊祿無補日重兢慙適當 聖主憂邊之時不  
自揆度冒昧請 對僭陳其愚載念無似之蹤  
過蒙大丞相所以知與之意度越衆人每思少  
効消塵以裨高明之萬一竊惟大丞相輔翊  
明聖于今十年值敵運之衰每務鎮之以靜而  
虜乃覆出肆暴始不得已而應之辭正義明固  
天人所共助而制宜應變動關利害尤不可輕  
仰惟鈞慮宏深必已有一定之畫而其區區驚  
拙有不敢自隱者輒舉數條以備采擇伏惟鈞  
明特垂省覽其進粵不勝惶懼

一今日之事當先定規模規模非難定也懦  
而畏事者欲苟目前之安則必失於委靡  
銳而喜事者欲幸一舉之勝則必失於踈易  
惟上之人不徇其偏見而深酌其宜則國  
論所存固有卓然不可易者昭示太義明  
與敵絕而審度事力不邀近功此論既定  
則自今以往皆圖回經理之日選將練兵  
儲糧備器凡所以備邊之計極其周詳雖

小小勝負不以易吾之定論至於大義日  
振事力日充則戰守伸縮制之在我彼殘  
敵不足慮也

一朝廷立事當使天下曉然知意嚮之所存  
方邊隙未開天下固知國論之主於安靜  
今兵釁旣動事勢頓殊必使朝廷之規模  
有以昭白於下邊境之利害得以剖露於  
上則上下嚮應內外貫通而後有日著之  
功儻或上之所爲不欲使人得以盡窺則

有謀者不敢獻有疑者不敢吐邊備之疎  
略或不敢以盡言邊鋒之沮挫或不敢以  
實告其患將有不可勝窮者矣明白洞達  
者功之所自成疑阻扞格者事之所由敗  
惟以一心之至公而行天下之大義明白  
洞達與天下共圖之則可期於成功矣

一天之生材自可周一世之用任天下之重  
者有以博取而兼容之則凡天下之材皆  
吾材也而何慮於異同自大丞相輔政以

來所以招徠人物以備任使者亦云至矣  
而用材之際猶患乏人若帥守監司蓋有  
久虛而不除者豈人材之未免有遺乎今  
備邊之秋須材尤急誠宜恢博大之量廣  
汲引之公凡識慮之可咨材器之可任膽  
略之可使技能之可收者咸使各効其長  
隨宜授任既有以作其趨事赴功之意而  
又有以養其効忠竭節之誠賢能會通人  
心興起則充其效之所至不惟邊境之虞

可以遂弭而 國家千萬年之業亦  
永保矣

一區處邊事必參酌利害而不可泥一人之  
說前此中原遺民有願歸附者朝廷本以  
恐開邊隙不欲遽行招納而任事于外者  
乃以殺戮爲能遂使飢流之衆反爲敵用  
以擾我疆場是知處事而或偏未有不貽  
後悔者也今虜旣已自絕於我則沿邊事  
體迥與前日不同有如其人以殺致怨無

復來心則誠不可招之以納侮若其託名  
求附而設詐懷姦欲行其計則又不可納  
之以生患儻或慮困已極其衆益離而中  
原赤子或有真欲內屬則尤不可一切拒  
絕之以重其怨莫若令諸路制置安撫等  
司體訪邊情斟量事勢權利害之輕重而  
爲之圖凡措置之方先以來上朝廷審  
發行之懷遺民之心以孤敵人之  
不可緩者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育德堂奏議 / [宋]蔡幼學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

社, 2003.5

ISBN 7-5013-2046-2

I. 育… II. 蔡… III. 奏議—彙編—中國—宋代

IV. K244.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9667號



ISBN 7-5013-2046-2  
K244.065  
育德堂奏議 / [宋]蔡幼學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5  
ISBN 7-5013-2046-2  
I. 育… II. 蔡… III. 奏議—彙編—中國—宋代  
IV. K244.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9667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育德堂奏議 / [宋]蔡幼學撰.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5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046-2

I. 育… II. 蔡… III. 奏議—彙編—中國—宋代  
IV. K244.06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19667號

ISBN 7-5013-2046-2



9 787501 320462 >

書名 育德堂奏議(全六冊)  
著者 [宋]蔡幼學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電話 (010) 66151313 Fax: (010) 66174391

E-mail: Bstxb@public1.n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com

印刷 金壇市古藉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四一.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046-2 / K·507

定價 九九.〇〇



